《宇宙星球》

以马内利·瑞登堡 著

全文 · A4 打印版 · newchurchcn.com
普通字号 / 大字版均适合 A4 纸打印

新教会汉语神学院 · newchurchcn.com
著作汉译

《宇宙星球》

以马内利·瑞登堡 著

第一章　论宇宙中的星球

1 蒙主怜悯，我灵的内层得以开启；藉此，我不仅能与靠近我们地球的灵和天使交谈，也能与靠近其他星球的灵和天使交谈。因此，我渴望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星球、那些星球怎样、其上的居民怎样；主便许可我与来自其他星球的灵和天使说话往来：有的谈一日，有的谈一周，有的谈数月。我从他们得知他们所来自、以及他们所靠近的那些星球，得知那里居民的生活、风俗与敬拜，以及种种值得记述的事。这些既已如此得知，我就可以按所闻所见加以记述。

须知：一切灵与天使都出自人类；他们各靠近自己的星球，并知道那里的情形。凡内层已如此开启、以致能与他们说话往来的人，都可以从他们受教。因为人在本质上是灵，就其内层而言与诸灵同在；所以凡蒙主开启内层的人，都能像人与人交谈那样与他们交谈。我被恩准如此，十二年来天天如此。

2 宇宙中有许多星球，其上有人，因而也有灵与天使——这在来生是人所共知的。凡在那里出于对真理的爱、并由此出于对功用的渴望而求问的人，都蒙准与其他星球的灵交谈，从而确知世界不止一个，并得知：人类不仅出自一个星球，而是出自无数星球；此外也可得知他们的性情与生活怎样，以及他们的神性敬拜怎样。

3 我曾多次与我们地球的灵谈起此事。有人说：凡理智健全的人，凭他所已知的许多事，就能知道有许多星球，其上有人。因为理性可以推知：像行星这样巨大的体量——其中有些比我们这地球还大——不会是空虚的体块，受造只是为了环绕太阳运行、游荡，并以自己微弱的光为单独一个地球照耀；它们必有比这更卓著的功用。凡相信——人人也当这样相信——神性创造宇宙，不为别的目的，只为人类得以存在，并由此有天堂（因为人类是天堂的苗圃）的人，就不能不相信：凡有星球之处，就有人。至于我们眼前可见、因在本太阳系界内的那些行星是星球，可从下列事清楚得知：它们是属地物质的形体，因为它们反射太阳之光；用光学仪器观察时，它们不像发出火焰的恒星那样闪烁，却像大地那样现出暗淡的斑驳；并且它们像我们地球一样，环绕太阳、沿黄道运行前进，从而造成年与四季——春、夏、秋、冬；同样它们也像我们地球一样绕轴自转，从而造成日与一日的时辰——晨、午、晚、夜；此外，有些还有称为卫星的月亮，按时环绕它们运行，正如月亮环绕我们的地球；而土星因离太阳最远，还有一道巨大的光环，虽为反射之光，却给那星球许多光明。凡知道这些事、又凭理性思想的人，谁能说这些是空虚的形体呢？

4 此外，我还与诸灵谈过：人可以相信宇宙中不止一个星球，因为星空如此广大，其中有无数恒星，每一颗在其所在之处或其所在之世界都是太阳，并像我们的太阳一样，大小各异。凡正当衡量此事的人，都会推知：这整个如此广大的存在，不能不只是通向某个目的的手段，而这目的就是创造的最终目的——天国度，神性得以在其中与天使并世人同住。因为可见的宇宙，也就是那以无数恒星照耀的天，那些恒星就是同样多的太阳，不过是手段，好使星球存在，并在其上有人，从他们中有天国度。凭这些，有理性的人只能思想：这样巨大的手段通向这样伟大的目的，不会只为我们这一个星球的人类及其天堂而造。这对那无限的神性算什么呢？在祂面前，纵有成千、甚至成万的星球，且都住满居民，也几乎算不得什么。

5 再者，天使天堂如此广大，以致对应人里面的一切，对应每一个肢体、器官与脏腑，以及人的每一种情感；我蒙准得知：这一切对应绝不能只从一个星球的居民而来，而必须出自许多星球的居民。

6 有些灵唯一的追求，是为自己获取认知，因为他们只以这些为乐。因此这些灵被许可四处游走，甚至走出本太阳系的世界，进入别的世界，为自己求得认知。他们说：不仅在本太阳系里有住人的星球，在星空之外也有，数目广大。这些灵来自水星。

7 至于其他星球居民的神性敬拜，总的来说：凡那里不拜偶像的人，都认主为独一的神。他们敬拜神性，不把它当作不可见的神性，而当作可见的；也因为当神性向他们显现时，是以人的形像显现，正如从前向亚伯拉罕以及本地球上其他人显现一样。凡在人的形像下敬拜神性的人，都被主所接纳。他们也说：人若没有某种观念来领会神，就无法正当敬拜神，更无法与祂结合；而神只能在人的形像中被领会。若不如此，人对神的内在视线——也就是思想——就会散失，正如眼睛望向没有边界的虚空时视线散失一样；那时思想就只能滑入自然，并以自然为神来敬拜。

8 当有人对他们说，主在我们地球上取了人性时，他们略加思想，随即说：这是为了拯救人类而作成的。

第二章　论水星及其灵与居民

9 整个天堂对应一个人，因此称为大人；人里面的一切——无论外在还是内在——都对应那人，也就是对应天堂：这是世上尚未知晓的奥秘；然而确是如此，已由许多事显明。但是，要构成那大人，只靠从我们地球进入天堂的人是不够的，他们相对而言很少，必须来自许多别的星球。主也作了安排：一旦某处缺少某种或某量的对应，就从别的星球召来人来补足，使比例得以成立，天堂也因而得以成立。

10 水星的灵在大人中对应什么，也从天堂向我揭示：他们对应记忆，却是抽离了属地与纯粹物质之事的记忆。不过，因我蒙准与他们交谈，且达数周之久，得以听见他们怎样，并探明他们那星球上的人怎样，我就愿把这些经历本身记述下来。

11 有灵来到我这里；天上说，他们来自离太阳最近的那颗星球，在我们地球上称为水星。他们一到，就立即从我的记忆中查问我所知道的事。（灵极善于这样作；因为他们到人那里时，就看见那人记忆中的一切。）当他们查问种种事，其中也包括我所到过的城邑与地方时，我注意到：他们不愿知道圣殿、宫殿、房屋、街道，只愿知道那些地方新近发生的事，以及那里的治理怎样、那里居民的性情与风俗怎样，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因为在人的记忆里，这类事与地方相连；所以地方一被唤起，那些事也就一并出现。我稀奇他们竟是这样，便问他们为何略过地方的壮丽，只查问那里的事与作为。他们说：他们不以观看物质、肉体与属地之物为乐，只以观看真实之事为乐。由此更证实：那星球的灵在大人中对应抽离了物质与属地之事的记忆。

12 有人对我说：那星球居民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不关心属地与肉体之事，却关心那里诸族的律例、法律与治理，以及属于天堂的事，而这些是无数的。又有人说：那星球许多人与灵交谈，因此他们有属灵之事、以及死后生命状态的认知；也因此他们轻看肉体与属地之事。凡确实知道并相信死后有生命的人，所关心的是属天之事，因为那些是永恒而有福的；至于属世之事，只关心生活所必需的那一点。居民既是这样，从那里来的灵也是这样。

13 他们何等热切地查问并汲取那些属于超出身感的记忆之事的认知，我可从这件事看出：当他们察看我所知道的属天之事时，他们一一遍览，并不断说：是这样，是这样。因为灵到人那里时，就进入他全部的记忆，并从中唤起适合自己的事；甚至——我常注意到——他们像从书中阅读一样读出那里所有的。这些灵作得更巧更快，因为他们不滞留于那些沉重迟缓、会拘束并因而迟滞内在视线的事，也就是一切以属地与肉体为目的的事，也就是唯独被爱的那些；他们所直观的是事物本身。因为不附着属地之事的事物，把心智向上带进广阔之域；而纯粹物质的事物则把心智向下拉，加以限制并封闭。他们为自己获取认知、充实记忆的热切，也可由此看出：有一次，当我写到一些关于未来的事，而他们又离得远，不能从我的记忆中察看——因为我不愿当着他们读出那些——他们就大为忿怒，几乎要一反常例地冲撞我，说我最恶劣，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为表示怒气，他们还使我头的右侧直至耳部现出一种收缩，并带有疼痛；但这些并不伤我。只因他们作了恶，他们就退得更远；却仍很快停住，想知道我写了什么。他们求知的欲望就是这样。

14 水星的灵比其余的灵更拥有事物的认知——无论属于本太阳系的世界，还是属于这世界之外星空中的。他们一旦获得，就加以保持，并且每当相似之事出现，就一再想起。由此也可清楚看出：灵有记忆，并且那记忆远比人的记忆更完全；灵所听见、看见并觉察的，他们都保持，尤其是他们所喜悦的事——正如这些灵喜悦事物的认知。凡成为喜悦与爱的，几乎自行流入并存留；其余的并不进入，只触及表面，随即滑过。

15 水星的灵到了别的社群，就向他们探问他们所知道的；探问之后便离去。灵与灵之间也有这样的交流，尤其在天使之间：当他们在一个社群里，若被接纳并被爱，凡他们所知的就都彼此相通。

16 凭着他们的认知，水星的灵比别的灵更为自傲。因此有人对他们说：纵使他们知道无数之事，仍有无穷之事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即便他们的认知永远增长，也进不到一切一般之事的知识里。又有人对他们说：他们有自傲与心高气傲，这并不相宜。他们却回答说：那不是自傲，不过是因记忆的才能而自夸。他们就这样为自己的瑕疵开脱。

17 他们厌恶有声的言语，因为那是物质的；所以当没有中间的灵时，我只能凭一种活动的思想之形像与他们交谈。他们的记忆既是关于事物的，而非关于纯粹物质形像的，就更贴近地为思想提供对象；因为那高于想象的思想，需要抽离了物质的事物作对象。尽管如此，水星的灵在判断上仍不太有力，也不以那些属于判断、以及从认知得出结论之事为乐；因为他们所喜悦的，只是单纯的认知本身。

18 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岂不愿用自己的认知作成某种功用？因为以认知为乐还不够，认知是指向功用的，而功用才是目的。单凭认知，他们自己并无功用，除非他们愿意把认知传给别人；凡愿作智慧人的，若只停在认知上，是绝不合适的，因为认知不过是辅助的原因，为的是探究那些属于生命之事。他们却回答说：他们以认知为乐，并且认知对他们就是功用。

19 他们中间有些人也不愿像其他星球的灵那样显现为人，而愿显现为水晶球。他们虽实际上并不这样显现，却愿这样显现，是因为非物质之事的认知，在来生是以水晶来代表的。

20 水星的灵与我们地球的灵全然不同；因为我们地球的灵不太关心事物本身，却关心属世、肉体与属地之事，也就是物质之事。因此水星的灵不能与我们地球的灵同在；凡遇见他们，就逃走。因为从双方发出的属灵氛围几乎相反。水星的灵常挂在嘴边说：他们不愿看鞘，只愿看从鞘中脱出来的事物，也就是内在的事物。

21 曾出现一团相当洁白、欢快燃烧的火焰，持续约一刻钟；那火焰表示水星之灵的到来，他们在察看、思想与说话上比先前那些更敏捷。他们一到，就立即遍览我记忆中的事；但因他们太快，我无法觉察他们所注意的是什么。我时常听见他们说：是这样。至于我在诸天与灵界所见的事，他们说他们先前就知道。我觉察到：与他们联合的一大群灵，在我背后略偏左、后脑的平面上。

22 另一次，我看见一大群这样的灵，却与我有些距离，在前方略偏右；他们从那里与我说话，却藉着中间的灵。因为他们的言语快如思想，若不藉着别的灵，就不能落入人的言语。奇妙的是：他们成卷地说话，却仍那样敏捷迅速。那言语因是许多人同时发出，被觉察为一种波动；更值得记的是：它滑向我的左眼，尽管他们在右边。原因是：左眼对应抽离了物质之事的认知，因而对应属于聪明的事；右眼则对应属于智慧的事。他们听事、并对事作判断，也是同样敏捷，说：是这样，不是这样；他们的判断几乎是瞬时的。

23 有一位来自别的星球的灵，能与他们谈得很好，因为他敏捷迅速，却在言谈中追求文雅。他们对他所说的事立刻作出判断，说：这个太文雅，那个太巧妙；他们只留意能否从他那里听到尚未知道的事，并这样拒绝那些遮掩事物的东西——尤其是对言谈文雅与博学的矫饰，因为这些把事物本身隐藏起来，代之以词语，而词语是事物的物质形式。说话的人把心智留在词语上，并愿人先听见词语，过于词语的意义；于是对方的听觉所受的感动，过于心灵。

24 水星的灵不停留在一处，也不只留在一个世界的灵群中，却游走于全宇宙。原因是：他们对应关于事物的记忆，而这记忆要不断充实；因此他们被许可四处游走，随处为自己获取认知。他们这样游历时，若遇见爱物质——也就是爱肉体与属地之事——的灵，就逃避他们，转到听不见这类事的地方。由此可知：他们的心智升到了感官之上，因而处于内在的光中。当他们靠近我并与我交谈时，我也实际觉察到这一点：那时我感到被引离感官，甚至到了眼前之光开始昏暗模糊的地步。

25 那星球的灵成群结队而行；聚集时，他们仿佛形成一个球体。主这样把他们结合起来，使他们如同一人行动，并使各人的认知传给众人，众人的认知也传给各人，正如在天堂里一样。他们游走全宇宙以搜集事物的认知，也可由此看出：有一次，他们显得离我很远，却仍从那里与我说话，说他们如今已聚集，要走出本世界的氛围，进入星空——他们知道那里有人不关心属地与肉体之事，却关心从那些事上升的事物，他们愿与这样的人同在。有人说：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却凭神性的引领被带到那里，好学习他们尚未知道、并与他们已有之认知相合的事；又说：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找到与自己结合的同伴，这也是凭神性的引领作成的。

26 他们既这样游走全宇宙，因而比别人更能知道本太阳系之外的世界与星球，我也就与他们谈到此事。他们说：宇宙中有极多的星球，其上有人；他们稀奇竟有人以为——他们称那些人为判断力极小的人——全能之神的天堂，只由从一个星球而来的灵与天使构成；而这些人如此之少，相对神的全能几乎算不得什么，即便有成万个世界、成万个星球也是如此。他们又说：他们知道宇宙中的星球不止几十万；而这相对那无限的神性又算什么呢?

27 当水星的灵在我这里，而我正在写并解释圣言的内义时，他们觉察到我所写的，便说：我所写的太粗糙，几乎所有的表达都像是物质的。我蒙准回答说：我们地球上的人仍把这些所写的看作精微而高尚，其中许多他们领会不了。我又补充说：本地球上许多人不知道有内在人在外在人里行动，并使外在人活着；他们从感官的错觉说服自己，以为生命属于身体，因此那些邪恶不信的人，把死后的生命置于怀疑之中；他们也不把死后要活着的那人称为灵，而称为魂，并争论魂是什么、魂的居所在哪里，还相信魂要再与物质的身体结合——尽管那身体已散入诸风——好使人仍作为人活着；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水星的灵听见这些，便问：这样的人也能成为天使吗？我蒙准回答说：凡活在信与仁之善中的人，就成为天使；那时他们不再在外在与物质之事里，而在内在与属灵之事里；当他们进入那状态时，就处于比水星之灵更高的光中。为使他们知道确是如此，主就许可一位从我们地球进入天堂、在世时也曾是这样的天使与他们说话；这事在下文再述。

28 此后，水星的灵向我送来一张长而不齐的纸，由许多纸粘合而成，看来像是用本地球上那样的铅字印成的。我问他们那里是否也有这样的东西；他们说没有，却知道我们地球上有这样的纸。他们不愿再说更多；但我觉察到他们在想：我们地球上的认知在纸上，而不在人里面，因而讥笑纸仿佛知道人所不知道的。于是他们受教，知道这事究竟怎样。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回来，再向我送来另一张纸，也像用铅字写的，与先前相似，却不那么粘合粗糙，而是整齐光洁。他们说：他们进一步得知，本地球上有这样的纸，并由此有书。

29 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看出：灵把他们在来生所见所闻的事保留在记忆里；他们正像在世上为人时一样，仍可受教，因而在信仰之事上受教，并得以成全。灵与天使越内在，就越敏捷、越充分地汲取，并越完全地保持；又因这是永远的，可知他们的智慧不断增长。在水星的灵那里，事物的知识不断增长，却并不由此增长智慧，因为他们爱的是作为手段的认知，而不爱作为目的的功用。

30 再者，水星之灵的性情怎样，还可从下文进一步看出。须知：一切灵与天使，无论多少，都曾是人；因为人类是天堂的苗圃。又须知：灵在情感与倾向上，与他们在世上为人时全然一样；因为各人的生命都跟随他。既是这样，每一星球之人的性情，就可由从那里来的灵的性情得知。

31 水星的灵在大人中对应抽离了物质之事的记忆，因此若有人与他们谈属地、肉体与纯粹属世之事，他们全然不愿听；若被迫听，就把那些转成别的，多半转成相反的，好逃避。

32 为确知他们的性情确是这样，我蒙准向他们呈现草地、田野、园圃、树林、河流（所谓呈现，就是在想象中把那些事物活现于对方面前，在来生看来如同真实）。他们却立刻加以改变：把草地与田野弄暗，用表象填满蛇；把河水染黑，使水不再清澈。我问他们为何这样作，他们说：他们不愿思想这类事，只愿思想真实之事，也就是抽离了属地之事的认知，尤其是那些存在于诸天之中的。

33 此后我向他们呈现大大小小的飞鸟，就像我们地球上的；因为在来生，这类事物可以活现。他们看见那些飞鸟时，起初想加以改变，随后却以它们为乐，并安静下来。原因是：飞鸟表示事物的认知，那时这种觉察也流入他们。于是他们不再加以改变，也不再转离记忆中的观念。后来我又蒙准在他们面前呈现一座极美的园子，满了灯与灯盏；那时他们就停留并被吸引住，因为灯连同灯盏表示从良善发光的真理。由此可见：他们也能被留在观看物质事物上，只要同时把那些事物在属灵意义上的含义传给他们；因为属灵意义并不那么抽离于物质，它们乃是物质事物的代表。

34 此外我还与他们谈到绵羊与羔羊，他们却不愿听，因为他们把这些觉察为属地的。原因是：他们不明白羔羊所表示的天真是什么。这一点可从下面看出：当我说，天上所呈现的羔羊表示天真时，他们说自己不知道天真是什么，只知道这个词。原因是：他们只受认知感动，不受作为认知之目的的功用感动，因而也不能从内在的觉察知道天真是什么。

35 水星的灵中有些人受别人差遣来到我这里，要听我这里正在作什么。我们地球的一位灵对他们说：他嘱咐自己人只说真实，不要像往常那样，对发问的人抛出相反的话；因为我们地球的灵若这样作，就会受罚。那时派出他们的那群灵——离得较远——回答说：若因此受罚，就人人都该受罚，因为他们由于一贯的习惯，不能作别的。他们说：他们与本星球的人交谈时也这样作；但这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激发求知的渴望。因为他们抛出相反的话，并以某种方式隐藏事物时，求知的欲望就被唤起，于是人因探求那些事的努力，记忆得以成全。另一次我也与他们谈到此事。我既知道他们与本星球的人交谈，便问他们怎样教导自己的居民。他们说：他们不把事情怎样直接教给他们，却仍传入某种对事情的觉察，好叫探求与认知的欲望由此得到滋养并增长；因为若事事都回答，欲望就会消失。他们又补充说：他们抛出相反的话，也是为了使真理此后更显明；因为一切真理都是从与相反之物的对照中显明的。

36 他们惯于不对任何人说出自己所知道的，却又想从众人那里知道众人所知道的。但在自己的社群里，他们把一切都彼此相通，甚至到了一个人知道的，人人都知道，人人知道的，各人也都知道的地步。

37 水星的灵既富于认知，就有某种自傲的样子。因此他们以为自己知道得这么多，几乎再无可知。但我们地球的灵对他们说：他们知道的不是很多，而是很少；他们所不知道的，相对而言是无穷的；他们所不知道的，相对他们所知道的，就像大洋之水相对一小泉之水。又说：智慧的第一门槛，是知道、承认并觉察：人所知道的如此之少，相对所不知道的几乎算不得什么。为使他们知道确是如此，主就许可一位天使灵与他们交谈，总括地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并告诉他们有无穷之事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即便到永远，他们也进不到事物的一般知识。那位天使灵用天使的观念说话，比他们敏捷得多；又因他揭明了他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他们就大为惊愕。后来我看见另一位天使与他们交谈；他显现在右方某一高度，是从我们地球来的。他列举了许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随后又以状态的变化与他们交谈，他们说自己不明白。那时他对他们说：每一种状态的变化都含有无穷，甚至其中每一个最小者也含有无穷。他们听见这些——因他们因认知而自傲——就开始自卑。自卑表现为他们那一团向下沉降；（那时那群灵显现为前方偏左、稍远处的一团，在脐下区域的平面上；那一团看来中间凹下，两侧升起；那里也觉察到一种往复的微动。）又有人告诉他们这表示什么，也就是表示他们在自卑中思想什么；那些在两侧显得升起的人，尚未进入某种自卑。我看见那一团分开，那些不在自卑中的人被遣回自己的轨道，其余的留了下来。

38 水星的灵曾来到我们地球的一位灵那里；那人在世时因博学极负盛名（是基督徒沃尔夫），他们想从他得知种种事。但他们觉察到：他所讲的并不高于属世人的感官，因为他说话时想着尊荣，并想像在世上那样，把种种事编成系列，又从那些系列一再推出别的结论，这样把许多他们看不见、也不承认其为真的事串联起来——他们说这些连锁本身并不连贯，也不与结论连贯，并称之为权威的幽暗

——于是他们就不再问他，只问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连这些他也用物质的观念回答，没有属灵的观念，他们便离开了他。因为在来生，人在世上对神信得多深，就多深地以属灵的方式或属灵的观念说话；不信得多深，就多深地以物质的方式说话。

既有这机会，我不妨记述：在来生，那些凭自己的沉思——由为真理本身、因而为抽离了属世之事的功用而求知真理的爱所点燃——吸取聪明的博学之人怎样；以及那些不凭自己的沉思、只从别人吸取——像那些只为博学的名声、并由此在世上得尊荣或利益而求知真理、不为抽离了属世之事的功用而求知的人惯常所作的那样——的人怎样。我愿插入一段关于这类人的经历。我觉察到左下方有一种穿透的声音，直到左耳；我注意到那里有灵在努力上来，却不知他们是怎样的。他们上来后与我说话，说他们曾是逻辑家与形而上学家，把思想沉浸于这类事中，目的无非是被人称作博学，从而得尊荣与财富；他们哀叹如今过着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吸取那些事并无别的目的，因而也没有藉那些事培育自己的理性。他们的言语迟缓，声音沉闷。同时有两位在我头顶上彼此交谈；有人问他们是谁，就说其中一位在文坛极负盛名，我蒙准相信那是亚里士多德；另一位是谁，没有说明。那时那位亚里士多德被引入他在世时的状态；因为各人都能轻易被引入他在世时的生命状态，他带着自己生命的一切状态。奇妙的是：他靠近我的右耳，在那里说话，声音虽哑，却仍健全。从他言语的意义，我觉察到他与那些先上来的经院派全然不是一种性情：他从自己的思想中排除了他所写过的那些，并由此产生自己的哲学；因此他为思想之事所发明、所加的术语，乃是他用来描述内在之事的词语公式；他又因情感的喜悦、因渴望知道属于思想与理智之事而被激发到那些事上，并顺从地跟随他的灵所口授的。因此他靠近右耳；而他那些称为经院派的追随者却相反：他们不是从思想到术语，而是从术语到思想，走的是相反的路；其中许多人甚至到不了思想，只滞留于术语；他们若把术语应用上去，也不过是为了确证自己所愿的一切，并按说服的欲望，给伪谬披上真理的外表。因此他们的哲学与其说是智慧的手段，不如说是疯狂的手段；他们因此有黑暗，而无光明。此后我与他谈到分析之学，说：一个小孩子半小时里所讲的，在哲学、分析与逻辑上，比他能用一整卷书描述的还多；因为人的一切思想及其言语都是分析的，其法则来自灵界；凡想凭术语人为地思想的人，就像一个舞者想凭运动纤维与肌肉的知识来学跳舞——若跳舞时心智滞留于那种知识，就几乎迈不开脚；然而没有那种知识，他仍运动散布于全身的一切运动纤维，并协调地运用肺、横膈、胁、臂、颈等等，要把这些都描述出来，多少卷书也不够；那些想凭术语来思想的人也是一样。他赞同这些话，说：若走那条路学习思想，就是颠倒了次序；又说：谁若想作愚人，就那样作；但要不断思想功用，并从更内在处思想。随后他向我显明：他对至高的神曾有怎样的观念——他曾把自己表象为有人的面容、头周围环绕光环；如今他知道：主就是那人自己，光环是从他发出的神性，这神性不仅流入天堂，也流入宇宙，安排并治理这一切。他又说：凡安排并治理天堂的，也安排并治理宇宙，因为二者不能分开。他还说：他曾只信一位神，却用许多名字来标明祂的属性与品质，正如别人敬拜许多神一样。我又看见一位女子伸出手来，仿佛要抚摩脸颊；我稀奇时，他说：他在世时，常看见这样一位女子，仿佛抚摩他的脸颊，并且她的手很美。天使灵说：古人有时看见这样的女子，称之为帕拉斯；她是从那些灵显现的——那些灵在古时为人时，以观念为乐，并沉湎于思想，却没有哲学；又因这样的灵在他那里，并以他为乐

——因为他从更内在处思想——就以代表把这样一位女子呈现出来。最后他说明：他对人的魂或灵——他称之为气息——曾有怎样的观念：那是一种看不见的生命之物，仿佛以太一类。他说：他知道自己的灵死后仍活，因为它是他内在的本质，不能死，因为它能思想；此外他对此不能清楚思想，只能模糊思想，因为他除了从自己、并稍稍从古人那里以外，没有别的认知。此外，亚里士多德在来生属于健全的灵，而他的许多追随者属于愚昧的灵。

39 有一次，我看见我们地球的灵与水星的灵在一起，听见他们彼此交谈。那时我们地球的灵中间有人问他们信谁；他们回答说信神。再问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他们却不愿说；因为他们惯于不直接回答问题。于是水星的灵反过来问我们地球的灵信谁；这些人说信主神。水星的灵便说：他们觉察到这些人并不信任何神，惯于口里说信，实际上却不信。（水星的灵有极精细的觉察，因为他们不断藉着觉察探问别人知道什么。）那时我们地球的灵中，有些人在世上凭教会的教义承认信仰，却没有活出信仰的生活；凡不活出信仰生活的人，在来生就没有信仰，因为信仰不在他里面。他们听见这些，就哑口无言；因为那时他们蒙赐觉察，承认确是如此。

40 有些灵从天得知：曾应许水星的灵得见主。于是我周围的灵问他们是否记得那应许；他们说记得，却不知道那应许是否到了毫无可疑的地步。他们正在彼此这样说时，天上的太阳就向他们显现。（天上的太阳——也就是主——只有在至内层或第三层天的人才能看见，其余的人只看见从那里来的光。）他们看见太阳，却说那不是主神，因为看不见面容。其间众灵彼此交谈，所说的话我没有听见。忽然太阳再次显现，其中有主，环绕着太阳的光圈。水星的灵看见这，就深深自卑，伏了下去。那时从那太阳也向本地球的灵显现了主——他们在世为人时曾见过他；他们一个接一个承认，随后许多人按次序承认：那就是主自己；并当着全会众承认。那时从那太阳也向木星的灵显现了主；他们大声说：那就是他——当宇宙之神向他们显现时，他们在自己星球上所见的那一位。

41 有些人在得见主之后，被引向前方偏右；他们前行时说：他们看见比以往所见更明亮、更纯净的光，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光可见了。那时地上已是傍晚。说这话的有许多人。

42 须知：世界的太阳对任何灵都全然不显现，从那里也没有一点光；那太阳的光对灵与天使如同浓重的黑暗。那太阳只留在灵的觉察里——因他们在世时曾见过它——并在观念中呈现为一团黑暗之物，在背后很远处，高度略高于头顶平面。在那太阳系内的行星，按相对于太阳的一定位置显现：水星在背后略偏右；金星在左方略靠后；火星在左前方；木星也在左前方，却更远；土星正前方，距离很远；月亮在左方相当高处；卫星也在各自行星的左方。诸行星在灵与天使的观念中就是这样的位置；灵也显现于各自行星旁边，在行星之外。至于水星的灵，他们并不显现于某一固定方位，也不在某一固定距离，却时而在前方，时而在左方，时而略在背后；原因是：他们被许可游走全宇宙，为自己求得认知。

43 有一次，水星的灵显现于左方，成一球体，随后又成一团向长延伸。我稀奇他们要往哪里去，是到本地球，还是别处；随即注意到他们转向右方，旋转着靠近金星的前部。但他们到了那里，却说不愿在那里，因为那里的人是恶的；于是他们绕到那星球的后部，说愿在那里停留，因为那里的人是善的。这时我感到脑中有显著的变化，并从那里有强烈的作用。由此可推知：金星那一侧的灵与水星的灵相合，他们对应非物质之事的记忆，与水星之灵所对应的非物质记忆相合；因此当他们在那里时，我从他们感到更强的作用。

44 我渴望知道水星上的人面貌与身体怎样，是否与我们地球上的人相似。那时一位女子活现于我眼前，与本地球上的女子全然相似；面貌美丽，却比我们地球的女子小些；身体也更纤细，身高却相等；头上裹着一块亚麻布，虽非精心裹束，却仍得体。又有一位男子活现，身体也比我们地球的男子纤细；他穿着暗蓝色的衣服，贴身紧束，没有褶皱与凸起。有人说：那星球的人就是这样的形体与装束。随后又呈现他们那里的公牛与母牛的样子；与我们地球上的相差不大，却更小，某种程度上接近鹿与牡鹿的样子。

45 他们也被问到世界的太阳从他们星球看来怎样。他们说很大，并且在那里看来比从别的星球看来更大；他们说自己是从别的灵对太阳的观念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又说：他们那里的气候是温和的，不太热也不太冷。那时我蒙准告诉他们：主已这样为他们作了安排，使他们不因那星球比别的星球更靠近太阳而过热；因为热并不来自靠近太阳，而来自大气的高度与密度，正如热带的高山上也仍然寒冷；并且热也随太阳光线直射或斜射而变化，正如每一地区的冬夏所显明的。关于水星的灵与居民，我所蒙准得知的就是这些。

第三章　论木星及其灵与居民

46 我与木星的灵与天使往来，比与其余行星的灵与天使往来更久；因此关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以及那行星居民的事，可以记述得更多。他们确是从那里来的灵，有许多事可以证明，天上也这样说。

47 木星这星球本身并不向灵与天使显现；因为那里从不向任何人显现任何星球，只显现从那里来的灵与天使。从木星来的灵，显现于前方偏左、稍远处，并且始终如此（参42节）；那行星也在那里。每一星球的灵都在各自行星旁边，因为他们来自居民（人死后都成为灵），并且因此与居民性情相似，能与居民同在并服事他们。

48 他们叙述说：在他们在世时所住的那片地区，人极多，多到那地所能养活的地步；地土肥沃，物产丰足；他们所求的，不过是生活的必需；凡不归于必需与功用的，他们都不求；因此人口才如此众多。他们说：他们最大的关心是教育婴儿，并且极其温柔地爱他们。

49 他们又叙述说：那里的人按民族、家族与家室分开；各人与自己人分开居住；往来也因此只在亲族之内。他们说：那里从没有人贪图别人的财物；甚至连从别人财物中贪恋什么的念头都不会进到心里，更不用说用某种手段据为己有，尤其不会侵夺劫掠；他们把这看作违反人性的罪行，看作可怕的事。当我想说本地球上也有战争、掠夺与杀戮时，他们就转开脸，不愿听。天使告诉我：本地球上最古的人也曾这样生活，就是按民族、家族与家室分开；那时各人都满足于自己的财物；从别人的财物致富，以及出于自我之爱去统治，是全然未知的。因此古代——尤其是最古之时——比后来的世代更为主所悦纳。又因那时是这样的状态，天真也掌权，并有智慧与之同在；那时各人从良善行良善，从公正行公正；为了自己的尊荣或利益而行良善与公正，他们并不知道。那时他们所说的只是真实，并且与其说是从真理说，不如说是从良善说，也就是不从与意志分离的理智说，而从与理智结合的意志说。古代就是这样；因此那时天使能与人交谈，并把他们几乎与身体分离的心智提到天上，甚至领他们在那里周游，把那里的壮丽与福乐显给他们看，并把自己的福乐与愉悦传给他们。这些时代古代作家也知道，称之为黄金时代，又称土星时代。那些时代之所以这样——如前所述——是因为他们按民族分开生活，民族按家族，家族按家室，每一家室各自居住；那时没有人想到侵占别人的产业，并由此为自己取得富足与权柄；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那时还离得很远；那时各人为自己的而喜乐，也同样为别人的福乐而喜乐。但后来这一幕改变了，并转到相反的一面：当统治的欲望与多占的欲望侵入心智时，人类为了自卫就聚集为王国与帝国；又因刻在心上的仁爱与良心的法则止息了，就不得不制定法律来遏制暴行，以尊荣与利益为赏，以剥夺这些为罚。状态这样改变之后，天堂本身就离开了人，并且越来越远，直到这些世代，甚至不再知道是否有天堂、是否有地狱，有些人甚至否认它们存在。说这些，是要用对照说明木星之人的状态怎样，以及他们的正直从何而来，还有他们的智慧——下文还要多述。

50 因与木星的灵长期交谈，我确知他们比许多别的星球的灵更正直。他们到来时的靠近、停留与流入，是那样柔和甜美，无法形容。在来生，每一灵的品质都藉着流入——也就是他情感的交流——显明出来：正直藉着柔和与甜美显明；柔和，因他怕伤害人；甜美，因他爱人行善。我能清楚把他们的流入之柔和甜美，与我们地球善灵的区分开来。他们说：他们中间若起了轻微的争执，就显现为一道细细的白光，像闪电那样，或像一条带子，上面有闪烁游走的星；但争执很快就和好。闪烁而又游走的星表示伪谬，闪烁而固定的星表示真理；因此前者表示争执。

51 木星之灵的临在，我不但能从靠近与流入的柔和甜美认得，也能从这件事认得：他们极大地流入面容，使面容欢喜带笑，并且在他们同在时一直如此。他们说：他们到自己星球的居民那里时，也这样安排他们的面容，愿由此把心的宁静与愉悦传入他们。那时他们传入我的那种宁静与愉悦，可感地充满胸膛与心；那时关于将来的欲望与忧虑——那些使人不安不乐、并把心智激到种种动荡中的——就被除去。由此我能知道木星居民的生命怎样；因为居民的性情可从灵得知，各人从世上带着自己的生命，成为灵时仍活那生命。又注意到：他们还有更内在的福乐或幸福状态；这是因觉察到他们的内层并非关闭，乃是向天堂敞开。内层越向天堂敞开，就越能领受神性良善，并连同那良善领受福乐与更内在的幸福。凡不按天堂的秩序生活的人则全然相反：他们的内层关闭，外层却向世界敞开。

52 木星居民的面貌怎样，也向我显明过：并非居民本人向我显现，乃是灵以他们在自己星球时那样的面貌显现。但在显明之前，先有他们的一位天使显现于一片白云之后，并给予许可；随后显出两张脸，像我们地球上人的脸，洁白美丽，从中透出真诚与谦和。当木星的灵在我这里时，我们地球上人的脸在我看来比往常更小；这是因为从那些灵流入了他们对自己脸的观念——以为自己的脸更大。他们在自己星球为人时相信：死后自己的脸会更大，形状也会更圆；这观念既印在他们里面，就存留下来，成为灵时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脸更大。他们相信脸会更大，是因为他们说脸不是身体，因为人藉脸看见、听见、说话，并呈现思想；又因心灵藉脸透出，所以他们对脸的观念，就像对形式中的心灵一样。他们又知道死后会更有智慧，因此相信心灵的形式——也就是脸——会变得更大。他们还相信死后会感受到一种使脸发热的火；这是因为他们中间更有智慧的人知道：火在属灵意义上表示爱，爱是生命之火，天使的生命也从这火而来。凡活在属天之爱中的人，也得着所愿，感受到脸发热，那时心灵的内层也被爱点燃。因此那星球的居民也常常洗脸、洁净脸，并小心保护脸不受日晒；他们有用某种树皮或青蓝色树皮作成的覆盖物，裹住头，从而遮住脸。至于他们藉我的眼睛所见的我们地球之人的脸，他们说并不美；美在他们看来在于外在的皮肤，而不在内在的纤维。他们稀奇有些人的脸上有疣、有脓疱，或以别的方式变形；他们说那里从没有这样的脸。有些脸却使他们喜悦，就是那些欢喜带笑的，以及嘴唇周围略微突出的。

53 那些嘴唇周围突出的脸使他们喜悦，是因为他们的言语多半藉脸作成，尤其藉嘴唇周围的区域；又因他们从不装作，也就是从不说与所想不同的话，所以不拘束自己的脸，乃自由地放出表情。凡从小就学会装作的人则相反：他们的脸从内在收缩，免得有一点思想透出；从外在也不放出，却随时准备按狡计所指示的放出或收缩。从嘴唇及其周围纤维的观察，也可证实这一点：那里有多重缠结交错的纤维系列，受造不仅是为了咀嚼与有声的言语，也是为了表达心灵的观念。

54 思想怎样藉脸呈现，也向我显明过：爱的情感藉面容及其变化显明，其中的思想则藉内在形式的种种变化显明；此外无法再详述。木星的居民也有有声的言语，却不像我们这样响亮；两种言语彼此辅助，有声的言语藉脸的言语被注入生命。天使告诉我：每一星球上最初的言语都是藉脸的言语，并且有两个起源——嘴唇与眼睛。这种言语之所以是最初的，是因为脸受造是为了摹写人所思想与所愿的；因此脸也被称为心灵的肖像与表征。又因在最古或最初的时代，人是真诚的，所思想的、也愿思想的，无非是他愿从脸上透出的；因此心灵的情感及其思想能活现而充分地呈现，许多事也同时以形式显于眼前。这种言语胜过有声的言语，就像视觉胜过听觉，也就是像看见一片田野，胜过听见并用话语描述它。他们又补充说：这种言语与天使的言语相合，那时人甚至与天使交流；当脸说话，或心灵藉脸说话时，人里面的天使言语就处于最末的属世形式中；口藉词语说话时则不然。各人也能明白：最古的人不可能有有声的言语，因为语言的词语并非直接注入，乃是要发明出来并应用于事物，而这只能随时间作成。人里面还有真诚与正直时，这种言语就存留；但一旦心智开始想的是一样、说的是另一样——这发生在人开始爱自己而不爱邻舍时——有声的言语就开始增长，脸却沉默或说谎。于是脸的内在形式改变了，收缩、硬化，几乎开始失去生命；外在却被自我之爱的火点燃，在人眼前看来仿佛活着。因为那藏在下面的无生命并不向人的眼睛显现，却向天使的眼睛显现，因天使看见内

在。凡所想与所说不同的人，脸就是这样；因为装作、伪善、狡计与诡诈——今日所谓的精明——就造成这样的脸。但在来生则不然：那里不许所说与所想不同；那种不一致在每一个声音里都能清楚觉察；一旦觉察，有这种不一致的灵就被赶出同伴，并受处罚。此后又以种种方式被带回：使所说的正如所想的，所想的正如所愿的，直到他有一个心，而不是分开的心；若是善的，就愿良善，并从良善思想并说真理；若是恶的，就愿邪恶，并从邪恶思想并说伪谬。善的若不如此，就不被提到天上；恶的若不如此，也不被投入地狱；目的是：地狱里只有邪恶与邪恶的伪谬，天堂里只有良善与良善的真理。

55 此外，从那星球来的灵还告诉我那里居民的种种事，如他们的步态、食物与住所。至于步态：他们不像本地球与许多别的星球的居民那样直立行走，也不像动物那样爬行；行走时用手掌辅助，交替地把身体抬起一半踩在脚上；并且每走第三步，就用脸望向侧面与背后，同时身体也略微一转，动作忽然。因为在他们那里，被人从背面看见是不得体的。他们这样走时，总是把脸抬起，像我们一样，好同时望天也望地；他们不把脸垂下只望地，那被称为受咒诅的；他们中间最卑贱的人才那样作，若不习惯抬起脸，就被赶出社群。坐下时，上半身看来像我们地球上的人那样直立，腿却交叉。他们不但走路时、坐下时也小心不被人从背面看见，而只从正面看见。他们也乐意让人看见自己的脸，因为心灵从那里显现；他们从不露出与心灵不符的脸，也不能那样作。在场的人也由此清楚知道他们对人怀着怎样的心，他们也不隐瞒；尤其知道那份显得友好的情谊是出于真诚，还是出于勉强。这些由他们的灵向我显明，并由他们的天使证实。因此他们的灵看来也不像别人那样直立行走，却几乎像游泳的人那样用手辅助前进，并交替地环顾四周。

56 住在他们那里炎热地带的人赤身行走，腰间却有遮盖；他们并不以赤身羞愧，因为他们的心智是贞洁的，只爱配偶，憎恶奸淫。他们极稀奇：我们地球的灵听见他们这样行走、并且赤身时，就讥笑，并怀着放荡的念头；他们全然不注意那些人属天的生命，只注意这类事。他们说：这是一个记号，表明那些灵所关心的是肉体与属地之事，过于属天之事，不当的事占据了他们的心智。有人对他们说：对活在贞洁与天真状态中的人，赤身并不使人羞愧，也不使人绊跌；对活在放荡与不洁中的人则不然。

57 那星球的人躺在床上时，把脸转向前方，也就是转向房间里面，而不转向背后或墙壁。他们的灵告诉我这事，并说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样是把脸转向主；若转向背后，就是把脸转开。我躺在床上时也曾几次遇到这样的事，只是先前不知道从何而来。

58 他们喜欢久坐用餐，与其说是因食物的愉悦，不如说是因那时交谈的愉悦。他们坐在桌旁时，不坐在椅子、长凳或垫高的草堆上，也不坐在草地上，乃坐在某种树的叶子上。他们不愿说出是什么树的叶子；当我凭猜测说出几种时，最后说到无花果树的叶子，他们才肯定。他们又说：他们预备食物，主要不是按味道，乃是按功用；凡有用的食物，对他们就是美味的。众灵中间曾谈到此事，并说：这与人相合，因为这样他心里才有“健全的心灵在健全的身体里”；而那些以口味为主的人则不然——身体因此患病，至少内里衰弱，心灵也随之，因为心灵按着身体那些领受部分的内在状态而

行，正如视觉与听觉按着眼与耳的状态而行。因此把生命的一切愉悦都放在奢靡与肉欲里，乃是疯狂；人也因此在思想与判断之事上迟钝，却在身体与属世之事上机敏；人就这样变得像畜类，这样的人也并非不恰当地把自己比作畜类。

59 他们的居所也被指示给我看了。那些居所低矮，以木建成，但里面四周覆以淡青白色的树皮或内皮，四壁与上方点缀着如同小星的斑点，以模仿天空的景象；因为他们愿意把房屋内部布置得像可见的天空及其星辰；因为他们相信星辰是天使的居所。他们也有帐篷，顶呈圆形，纵向延伸；里面同样在青蓝色的底面上点缀着小星。白天他们进帐篷，免得面容被太阳的热气灼伤。他们极为用心建造并清洁这些帐篷，也在帐篷里进食。

60 当木星的灵看见我们地球上的马时，那些马在我看来显得比平常矮小，其实它们相当壮实高大；这是因为那些灵对那里的马持有这样的观念。他们说，在他们那里也有类似的马，但大得多，不过是野生的，或在丛林中；看见时会使他们惊恐，尽管那些马并不伤人。他们又说，对他们而言，这种恐惧是天生的、自然的。由此便可以思想这种恐惧的原因：在灵义上，马表示由各种知识所形成的理智；他们害怕用世俗的学问来培养理智，于是便有恐惧流入。至于他们不关心属于人类博学的各种知识，下文将会论到。

61 那个地球的灵不愿与我们地球的灵结伴，因为彼此心性与品行不同。他们说，我们地球的灵狡诈，并且敏捷而巧妙地策划邪恶；又说他们关于良善所知甚少，所思也少。此外，木星的灵远比我们地球的灵更有智慧。他们还说，我们的灵说得多、想得少，因此不能在内层感知许多事物，甚至不能感知什么是良善；他们由此断定，我们地球的人是外在的人。

有一次，也允许我们地球的恶灵以邪恶的伎俩行事，侵扰与我同在的木星的灵。后者长久忍受，终于承认再也无法忍受，并相信再没有比这些更坏的灵了；因为这些人如此败坏他们的想象与思想，使他们自觉仿佛被捆绑，若不靠神性的帮助，便无法解脱得自由。

当我在圣言中读到关于我们救主受难的一些事时，欧洲的灵便注入可怕的毁谤，想引诱木星的灵。于是查问他们是谁、在世上曾从事什么，结果发现其中有些人曾是传道人，更多的则是自称为主的会或耶稣会士的人。我说，他们在世上生活时，曾能用关于主受难的讲道感动民众落泪；又补充原因：他们在世上所想的是一回事，所说的是另一回事，心里一套、口里一套；如今他们不得再如此诡诈地说话，因为成为灵以后，就被驱使完全照着所想的来说话。木星的灵对此大为惊愕：人里面内层与外层竟能有这样的分歧，所说的与所想的完全不同——这对他们是不可能的。当他们听说我们地球出来的许多人也能成为天使，并且那些人的心全然不同时，他们感到惊奇；那时他们以为我们地球上的人都与这些灵相似。但被告知说，许多人并非如此；也有人出于良善而思想，并不像这些人出于邪恶而思想；那些出于良善思想的人就成为天使。

为使他们知道确实如此，便有从我们地球而来的众天团从天上下来，一个接一个，以齐一而和谐的声音荣耀主。那些天团如此极大地使与我同在的木星的灵喜悦，以致他们自觉仿佛被提入了天堂。藉着众天团所作的荣耀持续了大约一个时辰；他们由此所得的喜乐也传达给我，使我也能感受到。他们说，他们要把这事告诉别处的同伴。

62 木星的居民把智慧放在对生活中所遇之事作良善而公正的思想上。这智慧他们从幼年就从父母吸取，并次第传给后代，又因热爱父母所珍视的这智慧而增长。至于我们地球上那样的学问，他们一无所知，也不愿知道；他们称那些学问为阴影，比作遮挡太阳的云。他们关于学问的这种观念，是从我们地球上某些灵那里得来的，那些灵在他们面前自夸凭学问而有智慧。如此自夸的我们地球的灵，是那些把智慧只放在记忆之事中的人，例如放在各种语言中，尤其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放在文学界的掌故中，放在考证中，放在单纯的实验中，尤其放在哲学术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中，却不把这些用作通向智慧的手段，因为他们把智慧就放在这些事物本身里。这些人因为没有用学问来培养自己的理性官能，在来生几乎没有感知；因为他们只在术语中、并从术语来看，而对这样看的人来说，那些事物就像土块，又像遮挡理智视觉的云雾（参上文38节）；那些因由此而来的博学而骄傲的人，感知就更少；至于那些用学问作为手段来削弱并消灭属教会与信仰之事的人，他们已完全摧毁了自己的理智，像猫头鹰一样在黑暗中看见伪谬当作真理，看见邪恶当作良善。木星的灵从与这类人的交谈中断定，学问带来阴影并使人盲目。但他们被告知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学问是开启理智视觉的手段，而这视觉是在天堂之光中的；可是因为那些纯属属世与感官生命的事物在作王，所以学问对他们成了发狂的手段，就是用来确认自然而反对神性，确认世界而反对天堂。又被告知说，学问本身是属灵的财富，拥有它们的人就像拥有属世财富的人，这些财富同样是向自己、邻舍与祖国施行功用的手段，也是作恶的手段；再者，它们也像衣服，既供使用与装饰，也供骄傲，如同那些只因衣服本身而愿受尊荣的人。木星的灵很好地理解了这些话；但他们感到惊奇：人竟然停留在手段上，把通向智慧的事物看得比智慧本身更重；又惊奇他们竟看不见——把心智沉浸在那些事物中而不再向上提升，就是遮蔽并弄瞎自己。

63 有一个灵从低地上来到我这里，说他听见了我与其他灵所说的话，却一点也不明白那些论及属灵生命及其光的话。有人问他是否愿受教导，他说他不是怀着这心意而来的；由此可以断定，他不能领会这类事物。他极为愚钝。天使们说，他在世上为人时，曾因博学而列于最著名者之中。他是冰冷的，从他的气息可以明显感觉到；这是只有属世之光、毫无属灵之光的标记。因此他并没有藉学问为自己开启通向天堂之光的道路，反而把它封闭了。

64 因为木星的居民以与我们地球居民不同的途径获得聪明，又因生命而有不同的禀性，所以他们不能长久共处，要么躲避对方，要么把对方移开。有一些氛围——应称为属灵的氛围——不断地从每一个灵发出，甚至涌出；它们从情感及其思想的活动流出，也就是从生命本身流出。来生中的一切结合都是按照这些氛围而成的；相合的就按相合而结合，不合的就按不合而分离。来自木星的灵与天使，

在最大人中对应于思想的想象功能，也就是内层各部分的活动状态；我们地球的灵则对应于身体外层各部分的种种功能。当这些外层功能想要掌权时，内层的活动或思想的想象功能便不能流入；由此便有双方生命氛围之间的抵触。

65 至于他们的神性敬拜，首要之事是：他们承认我们的主为统管天堂与地球的至高者，称他为独一的主；又因为他们在肉身生命中承认并敬拜他，所以死后就寻求他，并找到他——他就是我们的主。他们被问是否知道那独一的主是人；他们回答说，他们都知道他是人，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上他曾被许多人看见为人；又因为他教导他们真理，保守他们，并把永生赐给那些出于良善敬拜他的人。他们进一步说，已由他启示给他们当如何生活、当如何相信；并且那启示的内容由父母传给子女，教义由此传到所有家族，并如此传到整族——他们都出于同一位先祖。他们又说，在他们看来，仿佛教义已经铭刻在他们心智上；他们这样断定，是因为对于别人所说关于人里面天堂生命的话，他们立刻就感知并承认它是真是假，仿佛出于自己。他们不知道他们那独一的主曾在我们地球上生而为人；他们说，他们并不关心知道这一点，只要知道他自己是人，并统管宇宙。当我说，在我们地球上他被称为基督耶稣，基督表示受膏者或王，耶稣表示救主时，他们说，他们并不把他当作王来敬拜，因为王位带着属世的意味；而是把他当作救主来敬拜。因为我们地球的灵注入疑惑，怀疑他们那独一的主是否就是我们的主，他们便藉着回想而消除了这疑惑：他们曾在太阳中看见他，并承认那就是他们在自己地球上所看见的那一位（参上文40节）。有一次，与我同在的木星的灵也在一瞬间被注入疑惑：他们那独一的主是否就是我们的主；但这瞬间流入的疑惑，也在瞬间消散了。这疑惑是从我们地球的一些灵流入的；那时——使我惊奇的是——他们只因瞬间对此起了疑惑，便羞愧得满面通红，以致对我说，不要把这事传扬出去，免得因此被人指控为不信；其实如今他们比别人更知道这一点。当那些灵听见人说，那独一的主是唯独的人，并且人人都从他而能称为人；又说，人只有在作他的形像的程度上才是人，也就是在爱他并爱邻舍的程度上，因而在处于良善中的程度上才是人——因为爱与信的良善乃是主的形像——他们便大为感动并喜乐。

66 当我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关于主的爱与他的得荣耀时，有木星的灵与我同在；他们听见那里所说的话时，圣洁充满了他们，并承认那里的一切都是神性的。但那时我们地球上那些不信的灵不断暗示毁谤，说他生为婴儿，为人而活，外貌与别人一样，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但木星的灵对这些毫不理会；他们说，他们所憎恶的魔鬼就是这样的；又补充说，那些灵的心智里丝毫没有属天的东西，只有属地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渣滓。他们说，他们也从这一点看出确实如此：当那些灵听见他们在自己的地球上赤身行走时，污秽的意念立刻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而对于他们同时所听见的属天生命，他们却丝毫没有去想。

67 木星的灵对属灵事物有何等清晰的感知，我可以从他们如何以表象表明主怎样把败坏的情感转变为良善的情感而确知。他们把理智的心智表现为一个美丽的形式，并把与该形式相宜、对应于情感生命的活动赋予它。他们所作的方式言语无法描述，又如此精巧，以致受到天使的称赞。那时有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博学者在场，他们把理智沉浸在学问术语里，并就形式、实体、物质与非物质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写了许多、想了许多，却从不把这些应用到任何功用上；这些人甚至连那表象也不能领悟。

68 在他们的地球上，人们极为谨慎，不让人陷入关于独一的主的败坏意见；若察觉有人开始对他起恶意的思想，他们先劝诫，再威胁，最后以惩罚来吓阻。他们说，他们曾观察到，若有这类东西侵入某个家族，那家族就会从他们中间被除去，不是藉着同伴施以死刑，而是在灵先向他们宣告死亡之后，藉着灵夺去呼吸，从而夺去生命；因为在那个地球上，灵与居民说话，若他们作了恶，甚至若他们意图作恶，灵就管教他们，关于此事下文还要论及。因此，若他们关于独一的主起恶意的思想而不悔改，便有死亡向他们宣告。对主的敬拜——在他们看来乃是至高的神性——就这样在那里得以保守。

69 他们说，他们没有节日，但每天早晨日出时，以及每天傍晚日落时，都在帐篷里向独一的主举行圣洁的敬拜；也按自己的方式唱诗。

70 我还受教得知，在那个地球上也有人自称圣者，并在惩罚的威吓下命令仆人——他们使仆人增多——称他们为主；他们也禁止仆人崇拜宇宙的主，说他们这些主是中保，并将把仆人的祈求呈给宇宙的主。宇宙的主——就是我们的主——他们不像其余的人那样称为独一的主，而称为至高的主，其原因是他们自己也自称主。他们称世界的太阳为至高之主的面容，并相信他的居所在那里，因此他们也崇拜太阳。其余的居民厌恶他们，不愿与他们来往，既因他们崇拜太阳，也因他们自称主，并被仆人当作中保之神来敬拜。有灵把他们的头饰指示给我看，那是一顶塔形的暗色帽子。在来生，这类人出现在左边某一高度，坐在那里如同偶像，起初也被曾服侍他们的仆人所敬拜；但后来也被那些人所嘲笑。使我惊奇的是，他们在那里面上发光，如同被火所照，因为他们曾相信自己是圣的；但尽管面上显得如火，他们却是冰冷的，并热切地渴望得暖。由此可见，使他们发光的火乃是自我之爱的火，也是虚妄的火。同样，为了得暖，他们自觉在劈柴；劈柴时，柴下出现仿佛一个人的东西，他们便同时试图击打那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功德与圣洁归于自己。凡在世上如此行的人，在来生都自觉在劈柴；我们地球上也有一些人如此，别处已经论及。

为阐明这事，也不妨附上关于这些人的经历：“在脚掌之下的低地里，也有那些把功德放在善行与行为中的人；他们当中许多人自觉在劈柴。他们所在之处较冷，自觉藉着劳作来取得热量。我也与他们谈过话，并问他们是否愿离开那地方；他们说，他们藉着劳作还没有配得离开。但当那状态经过之后，他们就被从那里取出。他们是属世的，因为想靠功德得拯救并不是属灵的，乃是出于自我，而不是出于主；况且他们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其中有些人还藐视别人。若他们在来生没有得到比别人更大的喜乐，就向主发怒；因此当他们劈柴时，柴下便出现仿佛属主的东西；这是出于他们的愤恨。”

71 在那个地球上，灵与居民说话、教导他们，若他们行了恶也管教他们，乃是常有的事。他们的天使向我叙述了许多，我愿按次序记下来。灵在那里与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多思想天堂与死后的生命，对世界的生命则很少挂虑；他们知道，离世之后仍要活着，并按着在世上所形成的内在人的状态而处于幸福之中。在远古时代，与灵和天使说话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是常有的，原因同样是：那时人们多思想天堂而少思想世界。但那与天堂活泼的交通随着时间关闭了：人从内在的变成了外在的，或者说——这也是一样的——人开始多思想世界而少思想天堂；尤其是当人不再相信有天堂与地狱，也不再相信自己里面有死后仍活着的灵人时。因为如今人相信身体是凭自身而活，而不是凭其灵而活；因此，人若不相信他将与身体一同复活，便对复活毫无信仰。

72 至于灵在木星居民那里的临在，具体说来，有管教的灵，有教导的灵，也有治理他们的灵。管教的灵贴到人的左侧，并向背部倾斜；在那里时，便从人的记忆中取出他所行与所想的一切；这对灵是容易的，他们一靠近人，就进入他的全部记忆。若发现他行了恶，或起了恶意的思想，他们就责备他，也以肢体、脚或手的疼痛，或以心窝一带的疼痛来管教他；被允许时，灵也能巧妙地如此行。这类灵来到人那里时，会灌入带着惧怕的惊恐，人由此知道他们来了。恶灵——尤其是那些在世上曾为强盗的——靠近某人时，也能灌入惧怕。

为使我知道那些灵来到他们地球的人那里时如何行事，也允许这样一个灵来到我这里。当他靠近时，带着惧怕的惊恐明显地占据了我；但我所受的惊恐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因为我知道他是这样的灵。他也显出形来，看起来像一团暗云，云中有移动的星；移动的星表示伪谬，固定的星表示真理。他贴到我的左侧靠近背部，并开始根据他从我记忆中取出的行为与思想来责备我，又加以歪曲的解释；但他被天使拦阻了。当他察觉自己是在一个并非他们地球之人的人这里时，便开始与我说话，说：当他来到一个人那里时，他知道那人所行与所想的一切细节；又说他严厉地责备那人，也以种种疼痛来管教他。另一次，也有这样一个管教的灵来到我这里，像先前那个一样贴到我身体中部以下的左侧，也想施行惩罚；但这个也被天使挡住了。他仍向我显明，若他们地球的人行恶并意图行恶，他们被允许施加的种种惩罚：除了肢体的疼痛以外，还有腹中部一带令人痛苦的紧缩，感觉如同被锐利的腰带勒紧；还有间歇地夺走呼吸直至窘迫；又有一时禁止人除饼以外吃任何东西；最后，若他们不停止行同样的事，便宣告死亡，那时也夺去从配偶、子女与同伴所得的喜乐，由此而来的痛苦也一并灌入。

73 至于教导的灵，他们也贴到人的左侧，但更靠前一些；他们也责备，却是温和地责备，随即教导人当如何生活。他们也显得暗昧，但不像先前那些像云的灵，而是像穿着麻袋的人。这些人称为教导者，先前那些则称为管教者。当那些灵在场时，天使灵也在场；后者坐在头旁，并以特别的方式充满头部；他们的临在在那里也被感知为一种柔和的气息，因为他们惟恐人因他们的靠近与流入而感到丝毫疼痛或焦虑。他们治理管教的灵与教导的灵：对前者，不让他们对人所作过于主所允许的；对后

者，使他们说真理。当管教的灵与我同在时，天使灵也在场，并使我的面容持续保持欢喜含笑，使唇边一带显得突出，并使我的口稍稍张开；天使藉着流入很容易如此行，只要主允许。他们说，当他们临在时，也使他们地球的居民显出这样的面容。

74 人若在管教与教导之后仍再行恶，或思想行恶，又不照真理的训诫约束自己，那么当管教的灵再来时，便受更严厉的惩罚；但天使灵则照着行为中的意图，并照着思想中的意愿，来调节惩罚。由此可以看出，那些坐在头旁的天使似乎对人有审判的权柄，因为他们许可、调节、抑制并流入；但被告知说，他们并不审判，唯独主是审判者；他们吩咐管教的灵与教导的灵的一切，都是从主流入的，只是看起来仿佛出自他们自己。

75 在那里，灵与人说话，人却不反过来与灵说话，只在受教导时说这些话：他不再如此行；也不许他把灵曾与他说话告诉任何人；若如此行，以后便受惩罚。那些木星的灵与我同在时，起初以为自己是在他们地球的人那里；但当我反过来与他们说话，又想到要把这类事公之于众，从而告诉别人时，并且那时他们既不许管教也不许教导，他们便察觉自己是在另一个人那里。

76 当那些灵与人同在时，有两个记号向他们显现：他们看见一位面色苍白的老人，这记号是要他们除了真理以外不说别的，除了公正以外不行别的；他们也看见窗中的一张脸，这记号是要他们从那里离开。那老人也曾向我显现；窗中的脸也显现了；一看见那脸，那些灵便立刻离开了我。

77 除了刚才所记的灵以外，也有劝人行相反之事的灵；他们是在世上生活时因作恶而被从别人的社群中逐出的人。当他们靠近时，显现仿佛飞火，靠近脸面落下；他们位于人的后下方，并从那里向上方说话。他们所说的，与教导的灵从天使那里所说的相反，就是说不当照着教导而活，却当任意并放纵而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多半是在先前的灵离开之后才来；但那里的人知道那些灵是谁、是怎样的，因此毫不理会他们；然而人仍由此学会什么是恶，从而什么是善；因为藉着恶才学会什么是善，良善的性质是从它的反面认识到的；对事物的一切感知，都是照着对照反面所生的种种差异，以种种方式与种种程度所作的相对反思而成的。

78 管教的灵与教导的灵并不像临到那个地球上其余的人那样临到那些自称圣者并自称中保之主的人（参上文70节），因为他们不肯受教导，也不因管教而改正；他们刚硬不屈，因为他们是出于自我之爱而行的。灵们说，他们凭寒冷就知道那些人是谁，并且一感知到寒冷，便离开他们。

79 木星灵当中也有被称为扫烟囱者的灵，因为他们显得穿着类似的衣服，并且面容如被煤烟所污；他们是谁、是怎样的，也不妨加以描述。有一个这样的灵来到我这里，恳切地求我为他代求，使他能进天堂；他说他不知道自己行过什么恶，只是责备过那个地球的居民；又补充说，责备之后他也教导了他们。他贴到我左侧肘下，说话仿佛分为两股；他也能够打动人的怜悯。但我所能回答的，不过是我无能为力，这惟独在于主；也不能代求，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有益；但若他配得，便可抱有希望。于

是他被打发到出自他们地球的正直灵中间；但那些灵说，他不能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可是他仍以强烈的渴望苦求得以进入天堂，于是被送进我们这个地球的正直灵的社群；然而这些灵也说，他不能与他们同在。在天堂之光中他显为黑色，但他自己却说他不是黑色，而是棕红色。

【2】我被告知，这类人起初就是这样，随后便被收纳到构成最大人或天堂中精囊部位的那些人中间；因为在那些囊中，精液被收集起来，并裹以合宜的物质，适于保守精液的增殖力，使之不致消散，而这物质又能在子宫颈处脱去，好使里面所存的得以用于受孕，或卵的受精；因此那精液的物质也有一种努力，并仿佛有炽热的渴望，要脱去自身而留下精液，以成就功用。在那灵身上也显出类似的情形：他仍穿着卑贱的衣服来到我这里，再次说他热切地要进天堂，并且如今已感知到自己成为那样的人，能够进去；那时告诉他说，这或许是他不久将被收纳的记号。天使便吩咐他脱去衣服，他因渴望而脱得如此之快，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快的了；由此便代表了那些在对应于精囊的部位中的人，他们的渴望是怎样的。

【3】又被告知，这类人当预备妥当得以进天堂时，便脱去自己的衣服，换上新的光辉的衣服，并成为天使。他们把这些人比作幼虫，幼虫经过卑贱的状态之后变为蛹，再变为蝴蝶，那时便得着另一种外衣，并得着蓝色、黄色、银色或金色的翅膀；于是便有自由在空中飞翔，如同在自己的天堂里，并举行婚配，产卵，从而顾念本族的繁衍；那时同时也赐给他们甜美宜人的食物，出自各种花卉的汁液与芳香。

80 前文尚未说过出自那个地球的天使是怎样的。那些临到他们地球的人并坐在头旁的（参73节），并不是他们内层天堂中的天使，而是天使灵，或他们外层天堂中的天使。关于那些天使是怎样的，也向我显明了，所以不妨记下我所知道的事。有一个木星的灵——就是那些灌入惧怕的——贴到我左侧肘下，并从那里说话；但他的言语是刺耳的，话语也不大分明、彼此分开，以致我须长久等待才能领会意思；并且当他说话时，还夹杂着某种惧怕，也由此劝我，当天使来时要好好接待他们。但回答说，这不在于我；凡到我这里来的，都照着他们自己的样子被接待。不久那个地球的天使便来了。从他们与我的谈话中可以感知到，他们与我们地球的天使全然不同；因为他们的言语不是藉着话语，而是藉着观念，这些观念从四面八方扩散到我的内层；并由此也流入面容，使面容随每一细节一同动作，从嘴唇开始，向四周边缘扩展。那些代替话语的观念是分明的，但分明的程度很小。后来他们又以更少分明的观念与我说话，以致几乎察觉不到任何间隙；在我的感知中，仿佛是那些只抽象地注意话语意义而不注意话语本身的人所感觉到的那种意义；这种言语对我比前一种更易理解，也更充实。它同样流入面容，但流入是照着言语的性质而更为连续；不过不像前者那样从嘴唇开始，而是从眼睛开始。后来他们又说得更加连续、更加充实；那时面容便不能以相宜的动作来配合，却感觉到流入进入大脑，而大脑也以同样方式被激动。最后他们如此说话，以致言语只落在内层理智上；其流畅有如稀薄的气；我感觉到流入本身，却不能分明地感觉到各个细节。这些种类的言语如同各种流体：第一种有如流动的水，第二种有如更稀薄的水，第三种有如相对而言的大气，第四种有如稀薄的气。左侧

那个灵——上文所提的——有时插话，尤其劝我要谦逊地对待他们的天使；因为有我们地球的灵注入一些令他们不悦的事。他说他原先不明白天使所说的话，但后来被带到我的左耳旁时便明白了；那时他的言语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刺耳，而像其他灵的言语一样。

81 后来我与天使谈论我们地球上值得记念的事，尤其是关于这里的印刷、关于圣言、关于出自圣言的教会种种教义；我说圣言与教义都已刊行流传，因而可以学习。他们大为惊奇：这类事竟能藉着书写与印刷而普及。

82 看见那个地球的灵在预备妥当之后，如何被接去进天堂并成为天使：那时显现光辉如火的车与马，他们便像以利亚一样被接去。之所以显现光辉如火的车与马，是因为如此代表他们已受教导并预备妥当，得以进入天堂；因为车表示教会的教义，光辉的马表示被光照的理智。

83 他们被接去所进入的天堂，显现于他们地球的右方，因而与我们地球众天使的天堂是分开的。在那天堂中的天使，显得穿着光辉的蓝色衣服，上面点缀着金色的小星；原因是，他们在世上曾爱那颜色，并且相信那正是天上的颜色，尤其是因为他们处于那样的爱之良善中，而那颜色正与之相对应。

84 我看见一个光秃的头顶，但只见最上骨的部分；并被告知，那些将在一年内死去的人就看见这样的景象，于是便预备自己。他们在那里并不怕死，除非因要留下配偶、子女或父母；因为他们知道死后仍要活着，离开生命并不是离去，而是进入天堂；因此他们不称死为死，而称为成全为天。凡在那个地球上活在真正的婚姻之爱中，并像父母所当行的那样照管子女的人，不是因疾病而死，乃是安静地如同入睡，如此从世界迁入天堂。那里人的寿数大多是三十年，照我们地球的年数计算。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死去，是出于主的护理，免得那里的人数增长超过那个地球所能供养的数目；又因为满了那些年数之后，他们便不再像年岁未满的人那样肯受灵与天使的引领，因此灵与天使很少临到年岁较大的人。他们也比我们地球的人成熟得更快；他们也在青春初绽之时便结成婚姻；那时他们的喜乐乃是爱配偶，并照管子女；其余的喜乐，他们固然也称为喜乐，但相对而言乃是外在的。

第四章　论火星及其灵与居民

85 火星的灵，在出自这个太阳系诸星球的众灵当中，是一切灵中最优的；因为他们大多如同属天的人，与我们地球上最古教会的人并非不像。当他们被代表出来时，便显为面在天上，身在灵界；而他们当中的天使，则面朝向主，身在天上。

86 火星在灵与天使的观念中，如同别处的行星一样，恒常显现在它自己的位置，就是在左前方，距胸平面有相当距离，因而在我们地球的灵所在的氛围之外。一颗星球的灵与另一颗星球的灵是分开的，因为每一颗星球的灵都对应于最大人中某一特殊的部位，因而处于另一种、不同的状态；状态的差异使他们彼此显现为分开的，或在右或在左，距离或大或小。

87 从那里有灵来到我这里，贴到我的左侧太阳穴，并在那里以言语向我吹拂，但我并不明白；就其流动而言，那言语颇为柔细；我先前未曾感知过比这更柔的，如同极柔的气息。它先吹拂左侧太阳穴，并吹拂左耳上方；那吹拂又由此进到左眼，渐渐也到右眼，然后向下流，尤其从左眼流向嘴唇；及至嘴唇，便经口进入，并经口内之路，也就是经欧氏管进入大脑。当那吹拂到达那里时，我便明白了他们的言语，并与他们说话。我观察到，当他们与我说话时，我的嘴唇在动，舌头也略微在动；这是由于内在言语与外在言语相对应的缘故：外在言语是滑向耳外膜的有节之声，再由此藉着耳内的小器官、膜与纤维被带到大脑。由此得知，火星居民的言语与我们地球居民的言语不同，就是说，那言语不是有声的，而几乎是无默的，藉着更短的路径渗入内在的听觉与视觉；又因为如此，那言语便更为完全，更充满思想的观念，因而更接近灵与天使的言语。言语本身的情感也在他们的面容上被代表出来，而其思想则在眼中；因为在他们那里，思想与言语，以及情感与面容，是合而为一的；他们以别样思想、别样说话，以及别样意愿、别样在面上显出，为可憎的事；他们不知道何为伪善，也不知道何为欺诈的伪装与诡诈。

【2】这样的言语也曾是我们地球上最古人所有的，这是藉着与他们当中一些人在来生的交谈得知的；为使此事更清楚，不妨述说所听见的，如下：“藉着我所不能描述的流注，向我显明了最古教会之人的言语是怎样的：就是说，那言语并非如我们今日话语的言语那样有节分明，而是无默的，不是藉着外在的呼吸，乃是藉着内在的呼吸而成，因而是思想的言语。也感知他们的内在呼吸是怎样的：它从脐部向心脏进行，如此经嘴唇而说话，却无声；并且它不是经外在之路进入别人的耳，敲击那称为鼓膜的东西，乃是经某一内在之路，也就是经现今称为欧氏管的那一处。又显明，藉着这样的言语，他们能远比用有节之声或有声的话语更充分地表达心中的感觉与思想的观念；那种有声的言语同样是藉着呼吸引导的，却是外在的呼吸，因为没有一声，甚至声中没有任何一点，不是藉着呼吸的运用来引导的；但在他们那里则远为完全，因为是藉着内在的呼吸，而内在的呼吸既更内在，也就更完全，并且更能应用于思想的观念本身，也更与之相合；此外也藉着嘴唇的微动，以及相应的面容变化。因为他们既是属天的人，凡他们所想的，都从他们的面容与眼中显出，并且这些都一致地变化：面容照着情感的生命而在形式上变化，眼睛则照着光而变化；他们绝不能显出与所想之事不符的另一种面色。因为他们的言语是藉着内在的呼吸——那正是人的灵本身的呼吸——因此他们能与天使有交往并说话。”

【3】火星之灵的呼吸也曾与我相通，并感知到他们的呼吸从胸区向脐进行，再由此带着几乎察觉不到的气息经胸部向上流向口。由此，也从其他经验的明证，我确知他们是属天的性情，因而与这个地球上最古教会的人并非不像。

88 我蒙教导说，火星的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理智与意志之间的中间部位，因而对应于出于情感的思想；他们当中最优的，则对应于思想的情感。因此他们的面容与他们的思想合而为一，不能在任何人面前伪装。又因为他们在最大人中对应那部位，所以大脑与小脑之间的中间部位便与他们相对应；因

为凡大脑与小脑在属灵的运作上相联结的人，他们的面容便与思想合而为一，以致思想的情感从面容本身显出，并且从那情感中，藉着从眼中发出的某些记号，也显出思想的概要。因此当他们与我同在时，我可感知地觉察到头的前部向后脑收缩，也就是大脑向小脑收缩。

89 有一次，当火星的灵与我同在，并占据我心智的氛围时，我们地球的灵也来到，也想把自己注入那氛围；但那时我们地球的灵变得仿佛疯狂，因为他们全然不能相合。原来我们地球的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外在的感觉，因此他们处于转向世界与转向自己的观念中；而火星的灵则处于从自己转向天与转向邻舍的观念中；由此便有对立。但那时火星的天使灵来到，因他们的到来，交通便被除去；于是我们地球的灵便退去了。

90 天使灵与我谈及他们地球上居民的生活，说他们并不在帝国之下，乃是分为较大与较小的社群；并且他们在那里与性情相合的人结交；他们从面容与言语立刻知道这一点，而这事很少使他们失误；那时他们立刻成为朋友。他们又说，他们的结交是愉快的；他们彼此谈论社群中所发生的事，尤其是天上所发生的事，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与天上的天使有明显的交通。凡在他们社群中开始思想不正、因而意愿邪恶的人，便被分离出去；他们把那些人留给他们自己，于是那些人极其悲惨地在社群之外生活，或在岩石上，或在别处，因为不再有人顾念他们。有些社群以种种方式试图迫使这样的人悔改；但当这事徒然时，他们便与那些人分离。他们如此预防，免得统治的欲望与获利的欲望潜入，也就是免得有人因统治的欲望而使某一社群、随后又使更多社群臣服于自己，也免得有人因获利的欲望而夺取别人的财物。在那里，各人满足于自己的财物而活，各人也满足于自己的尊荣，就是被人听见他是公义的、是爱邻舍的。若非那些思想邪恶并意愿邪恶的人被逐出，若非他们审慎而严厉地在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刚起头时便加以拦阻，这种心智的愉快与宁静便要丧失；因为正是为了这些爱，帝国与王国才被建立；而在其中，很少有人不想要统治并占有别人的财物，因为很少有人是出于对公义与公平的爱而行公义与公平，更少有人是出于仁爱本身而行善，乃是出于对法律、对生命、对损失利益、对尊荣与名声的惧怕。

91 论到那个地球居民对神性的敬拜，他们说，他们承认并敬拜我们的主，说他是独一的神，并且他治理天与宇宙；一切良善都是从他而来，并且他引导他们；又说他在他们的地球上时常显现。那时告诉他们说，我们地球上的基督徒也从主自己在马太福音中的话知道主治理天与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二十八章十八节）但他们并不像出自火星的那些人那样相信这话。他们又说，他们相信在他们自己里面除了污秽与地狱的东西以外别无所有，一切良善都是主的；他们甚至更进一步说，他们自己是魔鬼，是主从地狱中把他们拉出来，并不断地把他们留住。有一次，当主被提名时，我看见那些灵谦卑自己，谦卑得如此内在、如此深沉，以致无法描述；因为在他们的谦卑中有这样的思想：他们自己从自己是在地狱中，因而全然不配仰望那本身是圣的主；他们在出于信仰的那思想中如此深沉，以致仿佛在自己之外，并一直跪着停留在那状态中，直到主把他们举起，那时仿佛把

他们从地狱中拉出来；当他们这样从谦卑中浮起时，便充满良善与爱，并由此充满心中的喜乐。当他们如此谦卑自己时，并不把脸转向主，因为那时他们不敢，乃是把脸转开。周围与我同在的灵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谦卑。

92 有些出自那个地球的灵惊讶，在我周围竟有这么多出自地狱的灵，并且那些灵也与我说话；但回答说，这是许可他们的，为的是使我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以及他们为何在地狱中，而这是照着他们的生活；也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我在世上生活时所认识的，并且其中有些人当时居于很大的尊位，而那时他们心中除了世界以外别无所有；但绝没有任何恶灵，即使是最地狱的恶灵，能加害于我，因为我不断地蒙主护卫。

93 有那个地球的居民被呈现在我面前；其实他并不是居民，乃是与居民相似；他的面容如同我们地球居民的面容，但面的下部是黑的，不是由于胡须——因为他没有胡须——乃是由于代替胡须的黑色；那黑色向两边一直延伸到耳下；面的上部是淡黄的，如同我们地球上那些并非全然白皙的居民的面容。他们又说，在那个地球上，他们以树上的果子为食，尤其是某一种从他们的地里长出的圆形果子；此外也吃豆类。他们在那里穿着衣服，那衣服是用某些树木的内皮纤维做成的，那些纤维有这样的坚韧，以致可以纺织，也可以藉着他们那里的一种树胶黏合。他们还叙述说，他们知道在那里制造流动的火，藉此在黄昏与夜间得着光。

94 我看见某种极其美丽的火焰状之物；它有种种颜色，有紫的，也有从白中带红的，那些颜色也从火焰中美丽地闪耀。我也看见一只手，那火焰状之物附着其上，先附着在手背，后来附着在手掌或掌心，并从那里向四周舔着手。这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这手连同那火焰状之物移到远处，停住的地方是明亮的；在那明亮中，手退去了；于是那火焰状之物变为飞鸟，起初有与火焰状之物相似的颜色，颜色也同样闪耀，但那些颜色渐渐改变，并且随着颜色，飞鸟生命的活力也改变。它向四周飞，先绕我的头飞，然后向前飞进某个狭窄的内室，那内室显现如同至圣所，并且它越向前飞，生命越消退，终于变为石的；那时先是珍珠色，后来是暗色；但虽然没有生命，它仍在飞。当那飞鸟绕头飞、并且生命的活力仍在时，看见有一个灵从下方经腰部区域升到胸部区域，他想从那里夺走那飞鸟；但因为它如此美丽，周围与我同在的灵便拦阻他，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把目光定在那飞鸟上；可是那从下方升起的灵强烈地说服他们说，主与他同在，因而他是出于主而行这事；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相信，但他们仍不再拦阻，任由他夺走飞鸟；然而就在那一刻天流入了，他不能留住它，不久便从手中把它放了。

【2】这事既已成就，周围与我同在、曾专注地注视那飞鸟及其相继变化的灵，便彼此谈论那飞鸟，谈了很久。他们感知到，这样的异象不能不表示某种属天的事物；他们知道，火焰状之物表示属天之爱及其种种情感；附着火焰状之物的手表示生命及其权能；颜色的变化表示生命在智慧与聪明方面的种种变化；飞鸟也同样表示，但有这一分别：火焰状之物表示属天之爱以及属于那爱的事物，飞鸟则表示属灵之爱以及属于那爱的事物；（属天之爱是对主之爱，属灵之爱是对邻之仁爱。）并且飞鸟中颜色与生命的变化，直到变为石的，表示属灵生命在聪明方面相继的变化。他们也知道，那些从下方

经腰部区域升到胸部区域的灵，处于强烈的说服中，以为他们在主里面，因而相信他们所行的一切，即使是恶，也是主所愿而行的。然而他们并不能由此知道，这异象所理解的是谁；最后他们从天蒙教导说，所理解的是火星的居民；他们至今仍有许多人处于其中的属天之爱，是由附着于手上的火焰状之物所表示的；飞鸟起初在颜色之美与生命之活力中时，表示他们的属灵之爱；而那飞鸟变为如同石的、毫无生命，终于成为暗色，则表示那些已从爱之良善中退去、处于邪恶中、却仍相信自己在主里面的居民；那升起并想夺走飞鸟的灵，也表示同样的事。

95 藉着那石鸟，也代表了那个地球上那些以奇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生命转变为几乎毫无生命的居民；关于此事，我听见如下。有一个灵在我头上，与我说话；从声音感知，他仿佛在睡眠的状态中；在这状态中他说了许多话，并且说得如此审慎，以致清醒时也不能更审慎。感知，他是天使藉以说话的媒介，并且他在那状态中感知并说出那些话；因为他只说真实的话；若有别的东西从别处流入，他固然接受，却不说出来。我问他关于他的状态，他说那状态对他是平安的状态；并且他毫无对将来的忧虑；同时又提供功用，藉此他与天有交通。我被告知，这样的人在最大人中对应于纵裂，就是位于大脑两半球之间的那裂隙，并且在那里处于安静的状态，无论两边的大脑怎样骚动。

【2】当我正与这灵谈话时，有灵向头的前部挤来，就是他所在之处，他们压迫他；于是他退到一边，让出地方给他们。那些外来的灵彼此说话，但周围与我同在的灵也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他们说什么。天使教导我说，他们是出自火星的灵，他们善于如此彼此说话，以致在场的灵丝毫不能明白，也不能感知。我希奇竟能有这样的言语，因为一切灵只有一种言语，那言语从思想流出，由观念构成，在灵界中被听见如同话语。据说，那些灵以某种方式形成藉着嘴唇与面容所表达的观念，使别人不能明白，并且就在那时用技巧抽去思想，尤其小心不让任何情感显露出来，因为若有任何情感被感知，思想便会显露，原来思想是从情感流出，并且仿佛在情感之中。又蒙教导说，火星地球上那些把属天生命只放在认知中、而不放在爱之生命中的居民，便造出了这样的言语，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并且他们成为灵时，仍保留这一点。正是这些人，特别是由那石鸟所表示的；因为藉着面容的造形与嘴唇的转动，同时除去情感，并把思想从别人那里抽去，这样来作成言语，就是使言语失去生命，并使它成为如同偶像一般，并且他们自己也渐渐变得与之相似。

【3】但他们虽然以为别人不明白他们彼此所说的话，天使灵却仍感知他们所说的一切细节；原因是，思想不能从他们那里被抽去。这也藉着活生生的经验向他们显明了：我思想我们地球的恶灵在侵扰别人时并不感到羞愧；这思想从感知他们言语的天使灵那里流入我；那时那些火星的灵便承认，这正是他们彼此所谈论的，并感到希奇。此外，天使灵还揭露出他们所说的、以及他们所想的许多事，无论他们怎样尽力要把思想从他那里抽去。后来那些灵从上方流入我的面容；那流注感觉如同细细的条纹雨，这是一个记号，表示他们不在真理与良善的情感中，因为那是由条纹所代表的。那时他们清楚与我说话，说那个地球的居民也是这样彼此说话的。那时告诉他们说，这是恶的，因为他们如此阻塞内在，并从内在退到外在，而外在也因此被剥夺了自己的生命；尤其因为这样说话是不真诚的；因为真诚的人，不愿意说什么、甚至不愿意想什么是别人所不知道的，甚至若是所有人、乃至整个天都

知道，也愿意；而不愿别人知道自己所说的人，便论断别人，对别人存恶意，对自己存善意，最终因习惯而被拖到那样的地步，以致对教会、对天、甚至对主自己也存恶意并说恶意的话。又说，那些爱认知而不那么爱照着认知而活的人，在最大人中对应于颅骨的内层膜；而那些习惯于无情感说话、并把思想拉向自己、从别人那里抽去的人，则对应于那膜，但已变为骨的，因为属灵生命中的任何生命在他们那里都没有了。

96 因为藉着那石鸟也代表了那些只在认知中、而在爱之生命中却毫无所有的人，并且因此他们毫无属灵的生命，所以这里不妨作为附录指出：惟有那些在属天之爱中、并由此而在认知中的人，才有属灵的生命；并且爱在自己里面含有属于那爱的一切认知。可以举地上的动物，以及天上的动物或飞鸟为例：他们有关于属于他们的爱的一切事物的知识；他们的爱是：养活自己，安稳居住，繁殖后代，哺育幼雏，有些还为自己预备过冬；因此他们有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就在那些爱里面，并流入那些爱，如同流入自己的接受器；有些动物的知识是这样的，以致人不能不惊叹；那知识在他们是与生俱来的，被称为本能，其实乃是他们所处的属世之爱。人若处于自己的爱中——那爱是对神之爱与对邻之爱，（这爱是人自己的爱，人藉此与走兽有别，并且是属天之爱）——那么人便不仅会处于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中，也会处于一切聪明与智慧中，因为这些从天流入那些爱，也就是藉着天从神性流入。但人既不是生在那些爱中，乃是生在相反的爱中，就是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中，因此人不能不生在全然的无知与愚昧中；然而藉着神性的媒介，人被带到某种聪明与智慧，但仍不能实际进入其中任何一点，除非自我之爱与世界之爱被除去，这样对神之爱与对邻之爱的路才被打开。对神之爱与对邻之爱在自己里面含有一切聪明与智慧，这可以从那些在世上处于那些爱中的人看出；他们死后进入天时，在那里知道并智慧地领会他们先前从未知道的事；他们甚至在那里像其余的天使一样思想并说话，那些事是耳朵从未听见、心智从未知道的，是说不出来的；原因是，那些爱在自己里面含有接受这类事物的才能。

第五章　论土星及其灵与居民

97 出自那个地球的灵，连同那地球本身，显现于前方相当远的距离，较低处，在膝的平面上；当眼睛向那里张开时，便有一大群灵进入视野，他们全都是出自那个地球的；他们从那个地球的这一侧被看见，并在它的右方。也蒙允许与他们说话，由此得知他们相对于别人是怎样的：他们是正直的，是谦逊的；又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为微小，所以在来生中也显为微小。

98 在敬拜上他们极为谦卑，因为在敬拜中他们把自己看为无有。他们敬拜我们的主，并承认他为独一的神；主也有时以天使的形式向他们显现，因而如同人，那时神性从面容中照耀出来，并感动心灵。居民们到了成年时，也与灵说话，从灵受教关于主、当如何敬拜、以及当如何生活。

当有些灵想诱惑出自那里的灵，使他们离开对主的信仰，或离开对主的谦卑，以及正直的生活时，他们便说自己愿意死；那时在他们手中显出小刀，他们看起来要用那些刀刺自己的胸膛；当被问为何如此行时，他们说宁可死，也不愿被带离主；我们地球的灵有时因此嘲笑他们，并以辱骂侵扰他们，说他们如此行；但他们那时回答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杀害自己，这不过是从他们心志的意愿所流出的一种表象，就是他们宁可死，也不愿被从主的敬拜中抽离。

99 他们说，有时我们地球的灵来到他们那里，问他们敬拜哪一位神；他们回答说，那些人是疯狂的，再没有比问人敬拜哪一位神更大的疯狂了，因为宇宙中所有人只有独一的神；而更大的疯狂是，不说主就是那独一的神，并且他治理整个天，由此也治理整个世界；因为治理天的，也治理世界，世界是藉着天被治理的。

100 他们说，在他们的地球上也有一些人，把那极大的夜间之光称为主，但那些人与其余的人分开，并且不被他们所容忍。那夜间之光来自围绕那个地球、隔着一段距离的巨大光环，也来自那些被称为土星卫星的月亮。

101 他们叙述说，另有一类灵，成群结队而行，常常来到他们那里，渴望知道他们那里的情形如何；并以种种方式从他们引出他们所知道的事；论到这些人，他们说那些人并不疯狂，只是在这一点上疯狂：他们如此渴望知道，不为别的功用，只为知道本身。后来他们蒙教导说，那些灵是出自水星，也就是出自最靠近太阳的那个地球，并且他们只以知识为乐，并不那么以从知识而来的功用为乐。

102 土星的居民与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属灵人与属世人之间的中间感觉，但这中间感觉是离开属世而趋向属灵的；因此那些灵显现为被提去或被掳到天中，随即又被送回；因为凡属灵感觉的，都在天中，凡属世感觉的，都在天以下。

【2】因为我们地球的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属世与肉体的感觉，所以藉着明显的经验得知，属灵人与属世人如何彼此争战并冲突，当属世人并不在信仰与仁爱中时。

【3】土星地球的灵从远处进入视野，那时便有他们与我们地球中这样的灵之间的活生生的交通：我们地球的这些灵一感知到他们，便变得仿佛疯狂，开始侵扰他们，注入关于信仰、以及关于主的不堪的话；当他们在辱骂与伤害中时，甚至投身到他们中间，并出于他们所处的疯狂，试图加害；但土星的灵毫不惧怕，因为他们是安全的，并处于安静中；然而我们地球的那些灵，当他们在他们中间时，开始苦恼，呼吸困难，于是一个向这里、一个向那里把自己抛出，便消散了。

【4】在场的人由此感知到，与属灵人分离的属世人进入属灵的氛围时是怎样的，就是疯狂；因为与属灵人分离的属世人只从世界得智慧，毫不从天得智慧；而只从世界得智慧的人，除了感官所把握的以外什么都不信，并且他所信的，是从感官的谬误而信的，这些谬误若不藉着来自灵界的流注被除

去，便产生虚假；因此属灵的事物对他算不得什么，甚至几乎不能忍受听见“属灵”被提名；所以这样的人被持守在属灵的氛围中时便疯狂；但当他们活在世上时则不然；那时他们或是属世地思想属灵的事，或是转开耳朵，就是听见却不留心。

【5】从那经验也能显明，属世人不能把自己投入属灵人，就是不能上升；但当人在信仰中，并由此在属灵的生命中时，属灵人便流入属世人，并在那里思想；因为有属灵的流注，就是从灵界流入自然界，却没有反过来的流注。

103 此外，我也从那个地球的灵得知关于居民的事，他们的社群是怎样的，以及其他种种；他们说，他们分开住在家族中，每一个家族与别的家族分开；因此是丈夫与妻子连同他们的子女；而当这些子女结成婚姻时，便与父母的家分开，也不再顾念它；因此出自那个地球的灵显为成双成对。他们说，他们对于饮食与衣服不大挂虑；他们以他们的地球所出产的果子与豆类为食；他们穿着轻薄的衣服，因为他们被一层厚皮或外衣所围，那皮能抵御寒冷。此外，他们地球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死后仍要活着；因此他们也把自己的身体看为无有，只以生命所需为度，他们说那生命要存留并事奉主；因此他们也不埋葬死人的身体，乃是抛出去，用林中树木的枝叶盖上。

104 当被问及那巨大的光环——从我们地球看来，它升起在那个行星的地平线之上，并改变方位——时，他们说，那光环对他们并不显为光环，只显为天空中各方向上的一片雪白。

第六章　论金星及其灵与居民

105 金星在灵与天使的观念中，显现于左方稍向后处，与我们地球相隔一段距离。说“在灵的观念中”，是因为世界的太阳不向任何灵显现，任何行星也不显现；灵只持有它们存在的观念。单凭这些观念，世界的太阳便被呈现为背后某种昏暗之物；诸行星也不像在世上那样游荡，乃是恒常在各自的位置上（参42节）。

106 在金星上有两种人，性情彼此相反；有温和而仁厚的，也有粗暴而几乎如野兽的；温和而仁厚的，显现于那个地球的另一侧；粗暴而几乎如野兽的，显现于面向我们这一侧。但当知，他们如此显现是照着生命的状态；在那里，生命的状态构成一切空间与距离的表象。

107 其中一些显现于那个行星另一侧、温和而仁厚的人，来到我这里，被呈现在我头上，使我看见，我与他们谈了种种事；其中他们说，当他们在世上时，已承认我们的主为他们独一的神，如今更是承认；他们说在他们的地球上曾看见他，并也把他曾如何被他们看见的情形代表出来。这些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与非物质事物的记忆相一致的物质事物的记忆，而水星的灵则对应于非物质事物的记忆；因此水星的灵与这些金星的灵极为和谐；所以当他们同在时，从那流注便感知到对我大脑显著的变化与强烈的作用（参上文43节）。

108 至于那些显现于面向我们这一侧、粗暴而几乎如野兽的灵，我没有与他们说话，但天使告诉我他们是怎样的，以及他们何以有那样野兽般的本性；就是说，他们在那里极为以掠夺为乐，尤其以吃从掠夺所得之物为乐；当他们思想吃从掠夺所得之物时，那由此而来的愉悦也曾与我相通，并感知到那愉悦是极大的。我们地球上的居民也曾有过这样野兽般的本性，这从各族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也从迦南地的居民可以看出（撒母耳记上三十章十六节）；又从大卫时代的犹太与以色列民族可以看出，他们每年出征，掠夺各族，并欢喜地吃那掠物。又被告知，那些居民大部分是巨人，我们地球的人只及到他们的肚脐。此外他们也是愚钝的，并不求问何为天，或何为永恒，只顾念属于他们土地与牲畜的事。

109 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所以当他们进入来生时，在那里也极受邪恶与伪谬的侵扰。他们的地狱显现于靠近那个地球之处，并不与我们地球恶人的地狱相通，其原因是他们全然是另一种性情与另一种禀性；因此他们的邪恶与伪谬也全然是另一种类。

110 至于那些可以得救的人，他们是在荒废之地，并在那里被带到绝望的尽头；因为那一类的邪恶与伪谬，若不如此便不能被制服并除去；当他们在绝望的状态中时，便呼喊说自己是兽，是可憎之物，是仇恨，因而已经灭亡；他们当中有些人在那样的状态中，甚至向天呼喊；但这事被宽恕他们，因为是出于绝望；主加以节制，使他们不至于逾越所定的界限而毁谤。这些人在受尽极端的痛苦之后——因为那时他们身上肉体的事物仿佛已死——终于得救。论到他们也被告知，当他们活在自己的地球上时，曾相信某一至高的创造者，却无中保；但当他们得救时，也被教导说，主是独一的神、救主与中保。我看见他们当中一些人，在受尽极端的痛苦之后被提到天中；当他们在那里被接纳时，我从他们那里感知到这样柔嫩的喜乐，以致它使我流出眼泪。

第七章　论月球的灵与居民

111 有些灵显现于头上，并听见如同雷鸣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轰鸣，正如云中闪电之后的雷一样；我以为那是一大群灵，他们善于用技巧发出带着那样声响的声音。与我同在的较单纯的灵嘲笑他们；这使我大为惊奇。嘲笑的原因不久便显露出来，就是：那些轰鸣的灵并不多，乃是少的，并且也像孩童一样微小；又因为他们先前曾以那样的声响使那些单纯的灵惊恐，其实却全然不能加害。

【2】为使我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他们当中一些人从他们轰鸣之处的高处下来；奇妙的是，一个背着另一个，如此成双地靠近我；他们面容并非不美，但比其余灵的面容更长；身材如同七岁孩童的身材，但身体更壮实；因此他们是小人。天使告诉我说，他们是出自月球的。

【3】那被另一个背着来到我这里的人，贴到我左侧肘下，并从那里说话，说当他们发声时便如此轰鸣；并如此使那些想加害他们的灵惊恐，并把其中一些赶走，他们便如此安全地往他们所愿意去的地方。为使我确知他们的声音确是这样，他从我那里退到另外一些人那里，却并未全然离开视野，并同样轰鸣。他们进一步显明，他们的声音是从腹中发出，如同呃逆一般，如此轰鸣。

【4】感知，这事的发生是因为月球的居民不像其他地球的居民那样从肺说话，乃是从腹说话，也就是从那里所聚集的某种气说话；原因是，月球并不被与其他地球相似的大气所环绕。我蒙教导说，月球的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盾状软骨或剑状软骨，肋骨向前附着其上，白线从那里下降，那是腹肌的支撑。

112 灵与天使知道月球上也有居民，同样知道环绕木星与土星的月亮或卫星上也有居民。那些未曾看见出自那里的灵、也未曾与他们说话的人，仍不怀疑那些地方也有人，因为它们同样是地球；哪里有地球，哪里就有人；因为人乃是星球存在的目的；至高的创造者所造的无一不是有目的的。创造的目的乃是人类，好从人类构成天——凡以稍得光照的理性来思想的人，都能确知这一点。

第八章　论主在地球而非在别的星球降生的原因

113 主乐意在我们地球上降生并取人性，而不在别的星球上，有许多原因；这些原因我从天蒙受教导。首要的原因是为了圣言：好使圣言能在我们地球上写成；写成之后又能传遍整个地球；一经传开又能保存到一切后代；并如此能显明神已成了人，甚至向来生中的所有人也显明。

114 首要的原因是为了圣言，因为圣言乃是神性真理本身，它教导人：有神，有天，有地狱，有死后的生命；此外也教导人当如何生活并相信，好进入天，并如此永远幸福。这一切若无启示——因而在这个地球上若无圣言——便全然无人知道；然而人被造的方式是这样的：就其内层而言，他是不能死的。

115 圣言能在我们地球上写成，是因为书写的技艺在这里从最古的时代就已有了，起初写在书板上，后来写在羊皮上，再后写在纸上，最后又以印刷普及。这是主为了圣言所预备的。

116 圣言随后能传遍这整个地球，是因为这里有各族之间的交通，不仅藉着旅行，也藉着航行到全世界各处；因此圣言一经写成，便能从一族传到另一族，并随处被教导。

117 圣言一经写成便能保存到一切后代，因而保存到千万年；并且它也已被保存——这是人所共知的。

118 如此便能显明神已成了人；因为这乃是圣言存在的首要且最本质的目的；原来人不能相信并爱他所不能在某种形相下领会的神；因此那些承认不可见、因而不可领会之神的人，思想便滑入自然，终至不相信有任何神。所以主乐意在这里降生，并藉着圣言使此事显明，好使这不仅在这个地球上为人所知，也藉此向出自其他星球的灵与天使显明，并向出自我们地球的外邦人显明。

119 当知，我们地球上的圣言——藉着天从主所赐的——乃是天与世界的联合；为此，圣言字义中的一切事物都与天上的神性事物相对应；并且圣言在其至高与至内的意义上论及主、论及他在天与地上的国度、论及从他而来并归于他的爱与信仰，因而论及从他而来并在他里面的生命；当我们地球的圣言被诵读并宣讲时，这类事物便向天上的天使呈现出来。

120 在其他每一个星球上，神性真理是藉着灵与天使口头显明的，正如前文论及这个太阳系诸星球的居民时所说的；但这是在家族之内进行的。因为在大多数星球上，人类是按家族分开居住的；因此如此启示的神性真理并不远传到家族之外，并且若非不断有新的启示相继而来，它便被歪曲或丧失。我们地球则不然：在这里神性真理——就是圣言——永远保持其完整。

121 当知，凡承认并敬拜在人的形相下的神的人，无论出自哪一颗星球，主都承认并接纳他们，因为在人的形相下的神就是主。又因为主以天使的形式——就是人的形式——向诸星球的居民显现，所以当出自那些星球的灵与天使从我们地球的灵与天使那里听见神实际是人时，他们便接受这话，承认并喜乐事情果真如此。

122 除了上文所举的原因以外，还有：我们地球的居民与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属世与外在的感觉；而属世与外在的感觉乃是生命的内层所止息于其上的终端，并在其中如在公共根基上安息。字义中的神性真理——称为圣言——也是如此，因此也是为了那原因而赐在这个地球上，而不在别的星球上。又因为主是圣言，并且是其首先与末后，所以为使一切事物都照着秩序而存在，他也愿意在这个地球上降生，并成为圣言；正如约翰福音中所说：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一章一至四、十四、十八节）

圣言是主就其神性真理而言，因而就是从主而来的神性真理。但这是一个奥秘，只落入少数人的悟性中。

第九章　论星空深处中的诸星球

123 在天中的人，能与天使和灵说话并交谈，不仅与出自这个太阳系诸星球的，也与出自这个世界之外、宇宙中诸星球的；并且不仅与那里的灵与天使，也与居民本身，但只与那些内层已打开、以致能听见从天上说话之人的居民；人在世上生活时，若蒙主赐下与灵与天使说话，也同样能如此；因为人就其内层而言乃是灵；他在世上所携带的身体，不过是为他在这属世或地上的氛围——就是最末的氛围——中的功用而服务。但没有人能像灵一样与天使和灵如此说话，除非他能就信仰与爱与天使结交；也不能结交，除非信仰与爱是向着主的。因为人藉着对主的信仰与爱——也就是藉着从他而来的教义之真理与生命之良善——与他联合；联合之时，便得安全，免受来自地狱的恶灵的攻击。至于别人，内层不能如此打开，因为他们不在主里面。这就是为何今日很少有人蒙赐与天使说话并交谈。此事的明显记号是：今日几乎不相信有灵与天使，更不相信他们与每一个人同在，并藉着他们人与天有联结、藉着天与主有联结；更不相信人当身体死去时，灵仍活着，并且仍在人的形式中如同先前一样。

124 因为今日在教会中，许多人对于死后的生命毫无信仰，对于天也几乎没有信仰，对于主是天与地的神也毫无信仰；因此我的灵的内层蒙主打开，使我能在身体中时同时与天上的天使同在，不仅与他们说话，也在那里看见奇妙的事，并把它们记述下来；免得以后还有人说：谁从天到我们这里来，告诉我们天是有的，以及那里有什么。但我知道，那些心里先前已否认天与地狱、以及死后生命的人，也要刚硬地反对这些事并加以否认；因为使乌鸦变白，比使那些心里一旦拒绝了信仰的人相信，还容易些。原因是，他们总是从否定来思想这类事，而不从肯定来思想。然而迄今所说、以及下文将说的关于天使与灵的事，仍是为那些在信仰中的少数人；但为使其余的人也能被带到某种承认，获准记述那些能愉悦并吸引求知之人的事，这些事如今也将是关于星空中诸星球的。

125 凡不在天的奥秘中的人，都不能相信人能看见如此遥远的星球，并能藉着感官经验述说关于它们的一些事；但当知，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空间与距离，以及由此而来的行程，其起源与首要原因乃是内层状态的变化，并且在天使与灵那里是照着那些变化而显现的；他们如此能藉着那些变化在表象上从一处被迁移到另一处，并从一颗星球到另一颗星球，甚至到宇宙尽头的星球；人就其灵而言也能如此，而其身体仍留在原处。我的情形便是如此；因为出于主的神性怜悯，蒙赐我能像灵一样与灵交谈，同时又像人一样与人交谈。感官的人不能领会人就其灵而言能如此被迁移，因为他活在空间与时间中，并照着这些来衡量自己的行程。

126 宇宙中有许多世界，这从宇宙中显现如此众多的星辰便能确知。在有学问的世界中也知道：每一颗星在其位置上都如同太阳，因为它像我们地球的太阳一样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距离使它显现为星辰般的微小形状。因此它像我们世界的太阳一样，周围也有行星，那些行星乃是星球。而这些星球不向我们的眼睛显现，是由于极大的距离，也由于它们只从自己的星得光，那光不能再反射到这里来。否则，有如此众多星辰的广大天空有何用处呢？因为宇宙创造的目的乃是人，好从人而成天使的天；

对于无限的创造者而言，出自一颗星球的人类以及由此而来的天使的天算得什么呢？对他而言，一千颗星球都不够，甚至万万颗也不够。曾作过计算：若宇宙中有一百万颗星球，每一颗上有三亿人，在六千年中有二百代，并给每一个人或灵三肘立方的空间，那么所有这些人或灵合在一起的数目，仍填不满我们地球体积的千分之一，因而或许只填满木星或土星周围一个卫星的空间，而这在宇宙中乃是不显眼的微小空间，因为卫星以肉眼几乎看不见；这对于宇宙的创造者算得什么呢？对他而言，即使整个宇宙都被充满也不够，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与天使谈及这些事，他们说，他们对于人类相对于创造者之无限性的微小，也持有相似的观念，但他们不是从空间、乃是从状态来思想；并且照着他们的观念，即使有人所能思想的万万颗星球，对于主而言仍全然算不得什么。但关于星空中的诸星球，将在下文中从亲身经验来说；从那里也将显明，我的灵被迁移到那里、而身体仍留在原处，是如何成就的。

第十章　论星空深处所见的第一颗星球

127 我藉着天使蒙主引领到星空深处的某一颗星球，在那里获准察看那颗星球本身，却不能与那里的居民交谈，只能与出自那里的灵交谈。无论哪一颗星球的居民或人，在世上的生命结束后，都成为灵，并留在靠近本星球之处；从他们那里，便可得知关于那颗星球以及那里居民状态的消息；因为离体而去的人，带着先前的一切生命与一切记忆。被引领到宇宙中的诸星球，并不是就身体而言被引领并迁移到那里，乃是就灵而言。灵是藉着内在生命状态的种种变化被引领的，那些变化对他显现如同穿过空间的行程。靠近也是照着生命状态的契合或相似而成就的：生命的契合或相似使人联合，不契合与不相似则使人分离。由此可以知道，就灵而言的迁移、以及向远处的靠近是如何成就的，而人却仍留在原处。但藉着灵内层状态的种种变化，把他引领到自己的世界之外，并使那些变化相继进行，直到与他所被引领到的那些人的状态相契合或相似——这惟独在于主的权能。因为必须有从首先到末后、往返不断的引导与预见；尤其是当这事成就在人身上时——而人就其身体而言仍在世界的自然中，并藉此在空间中。那些处于肉体感官中、并从肉体感官思想的人，不能被引导去相信事情是如此成就的；因为肉体的感官不能领会没有空间的行程。然而那些从自己灵的感官——多少从身体的感官抽离或退去——因而在自己里面更内在地思想的人，能被引导去相信并领会；因为在内层思想的观念中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却有那些空间与时间所从出的事物。因此下文关于星空深处诸星球的事，是为这些人的，而不是为别人的，除非他们是那样能容受教导的人。

128 在清醒的状态中，我就其灵而言蒙主藉着天使引领到宇宙中的某一颗星球，有出自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灵同行。行程向右，持续了约两个时辰。在我们这个太阳世界的尽头附近，起初显现一片发白却浓密的云；云后有从巨大裂口升起的火烟。那是一道巨大的深渊，从那一侧把我们这个太阳世界与星空中的某些世界分开；那火烟显现于相当远的距离。我被带到那中间之外；那时在那裂口或深渊的下方显现许多人，他们是灵（因为一切灵都在人的形式中显现，并且实际是人）。我也听见他们彼此

说话；但他们从何处来、是怎样的，不得而知。其中一人对我说，他们是看守，免得灵从这世界未经允准便过到宇宙中的另一世界。事情确是如此，也得到了证实：同行的一些灵未被许可过去；当他们来到那巨大的间隔处时，便大声呼喊说自己要灭亡了，如同那些在死亡的挣扎中奋斗的人。因此他们停在那深渊的那一侧，不能再被迁移过去；从深渊发出的火烟占据了他们，并如此折磨他们。

129 穿过那道巨大的裂隙后，我终于来到一处可以停留的地方。这时，我看见上方有一些灵，并能同他们交谈。从他们说话的方式，以及他们理解和解释事物的特点，我清楚地察觉到他们来自另一颗星球，因为他们与我们太阳系的灵截然不同。他们也从我的话语中察觉到我是从远方来的。

130 我们谈了一会儿各种事情后，我问他们敬拜哪一位神。他们说，他们敬拜一位天使；这位天使在他们面前显现，仿佛一位神性的人，周身放射光芒。他教导他们，并使他们领悟该做什么。他们又说，至高的神在天使天堂的太阳中；他向自己的天使显现，却不向他们显现；他过于伟大，以致他们不敢敬拜他。他们所敬拜的那位天使，其实是一个天使社群。主赋予这个社群管理他们、教导他们公义与正直之道的职责。因此，他们所见的光来自一团火焰；那火焰看起来像火炬，火光颇盛，呈黄色。因为他们不敬拜主，所以他们的光并非来自天使天堂的太阳，而是来自这个天使社群。因为只要主准许，天使社群就能向处于较低层领域的灵显现这样的光。那天使社群也曾向我显现，是在他们高处之上；那里也看见发出光的火焰状之物。

131 此外，他们谦逊，虽然有些单纯，但思考能力仍相当不错。从他们所拥有的光，可以推知他们的理解力如何，因为理解力取决于对天堂之光的领受程度。主作为太阳所发出的神性真理，正是照耀天堂的光；它使天使不仅能够看见，也能够理解。

132 我得知，那颗星球的居民和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脾脏的某个部分。他们与我交谈时，有一股流入脾脏的作用，也证实了这一点。

133 有人问他们，照亮他们那颗星球的太阳是什么样的。他们说，在他们看来，那太阳像一团火焰。我向他们比画我们地球的太阳有多大，他们说，他们的太阳比它小，因为在我们眼中他们的太阳只是一颗星。我也从天使那里听说，它是较小的恒星之一。他们还说，从他们的星球上也能看见繁星满布的天空；有一颗比其余更大的星向他们显现于西方；从天被告知，那就是我们的太阳。

134 后来，我的视觉被开启，使我能够稍稍看见那颗星球本身。我看见许多草地、长着阔叶树的树林，还有披着羊毛的绵羊。后来我又看见一些居民，他们属于较为低微的一类，穿着几乎像欧洲农夫那样的衣服。也看见一个男人连同他的妻子；那妻子身材美丽，举止端庄；男人也是如此。但我所惊奇的是，他行走时气派堂皇，步伐仿佛傲慢；而妻子却以谦卑的步伐行走。天使说，在那颗星球上有这样的风俗，并且那样的男人仍被爱，因为他们总是良善的。又被告知，他们不许有多个妻子，因为那是违背律法的。所看见的那妇女，胸前有一件宽阔的衣物，她能藏在那衣物后面；那衣物是这样做成的，使她能把手臂伸进去，并穿上它，如此离去；它的下部可以收起，收起并贴在身上时，显现如同我们地球妇女所有的那种胸衣；但那同一件也对男人作衣服用；我看见他从妻子那里取来，贴在背

上，并把下部解开，那时下部便垂到脚上如同长袍，他便如此穿着行走。在那颗星球上所看见的事物，不是用我身体的眼睛看见的，乃是用我灵的眼睛看见的；而灵能看见星球上的事物，若是主所赐的。

135 因为我知道人会怀疑：人是否可能用灵的眼睛看见在如此遥远的星球上的任何事物，所以不妨说明事情是怎样的。来生中的距离不像地上的距离；来生中的距离全然是照着各人内层的状态而定的。那些处于相似状态中的人，便同在于一个社群、一个地方；那里一切的临在都是出于状态的相似，一切的远离都是出于状态的不相似。因此当我蒙主引领进入与那里的灵与居民相似的状态时，我便靠近那颗星球，并能当面与他们说话。由此显然，灵界中的诸星球并不像自然界中那样在空间上远离，乃只是照着那里居民与灵的生命状态而在表象上远离；生命的状态乃是关于爱与信仰的情感状态。

【2】灵能看见星球上的事物，或者说人就其灵而言能看见——也不妨说明此事是怎样的。灵不能、天使也不能用自己的视觉看见世上的任何事物；因为对他们而言，世界的光或太阳的光乃如同浓厚的黑暗；正如人用身体的视觉也不能看见来生中的任何事物，因为对他而言，天的光乃如同浓厚的黑暗。然而当主乐意时，灵与天使能藉着人的眼睛看见世上的事物；但主并不向别人如此许可，只向蒙主赐下与灵与天使说话并与他们同在的人如此许可。藉着我的眼睛，他们蒙赐看见世上的事物，并且如同我一样清楚；也能听见与我说话的人。曾多次发生：有些灵藉着我看见他们在肉身生命中所有的朋友，如此临在，全然如同先前一样，并感到惊愕；他们也看见自己的丈夫与幼儿，并想告诉他们自己在场并看见他们，也想叫我述说他们在来生中的状态；但告诉并揭示他们如此被看见，是禁止我的，也是因为他们会说我疯狂，或以为这些乃是心智的妄想；因为我知道，他们虽然口头上说相信，心里却不相信有灵，也不相信死人已复活并在灵中间，也不相信灵能藉着人看见并听见。

【3】当我的内视觉初次被打开，而来生中的那些人藉着我的眼睛看见世界以及世上的事物时，他们如此惊愕，以致说这是奇迹中的奇迹，并被新的喜乐所感动，因为如此便有地与天、天与地的交通。这喜乐虽持续了数月，但如今对他们已如此熟悉，以致他们不再惊奇。我蒙告知，与别人同在的灵与天使全然看不见世上的任何事物，只感知与他们同在之人的思想与情感。

【4】从这些事实可以确知，人被造的方式是这样：当他活在世上的人中间时，同时也活在天上的天使中间，反之亦然；同样也被造为使天与世界能同时与他同在并一同运行，使人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天使知道世上所发生的事；这样人死去时，便能从主在地上的国度进入他在天上的国度，不像进入一个新的国度，乃像进入他在身体中时所生活于其中的同一个国度。但人因沉浸于肉体的事物，便把自己与天关闭了。

136 最后我与出自那颗星球的灵谈及我们地球上的种种事，尤其是：这里有别处所没有的种种学问，如天文学、几何学、机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光学、哲学；此外还有别处所不知的种种技艺，如建造船只、熔炼金属、在纸上书写、并以印刷普及，如此与地球上别人交通，甚至保存到千万年的后代；并且圣言——从主而来的——也是如此成就的，因此在我们地球上有恒常存留的启示。

137 最后向我显明了出自那颗星球之人的地狱；从那里所看见的人极为可怕；他们怪异的面容我不敢描述。那里也看见施行可怖法术的女巫；她们穿着显现为绿色，并令人惊恐。

第十一章　论星空深处所见的第二颗星球

138 随后我蒙主引领到宇宙中的某一颗星球，那颗星球比刚才所说的第一颗星球离我们地球更远。它更远，从这一点可以显明：我就其灵而言被引领到那里历时两日；那颗星球在左方，而先前那个在右方。因为灵界中的遥远不是出于地点的距离，乃是出于状态的差异，如上文所说；因此从前往那里的行程历时两日，我可以断定：他们那里内层的状态——就是情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的状态——与出自我们地球的灵那里内层的状态，有如此大的差异。因为我是藉着内层状态的变化就其灵而言被带到那里的，所以得以观察那些相继的变化本身，直到抵达那里之前。这事是在我清醒时成就的。

139 当抵达那里时，看不见那颗星球本身，却看见出自那颗星球的灵；因为，如先前所说，每一颗星球的灵都显现于靠近本星球之处，其原因是他们与当地的人有相似的性情，因为他们是从那些人出来的，并且是为了服事那些人。那些灵显现于头上很高之处，并从那里俯视到来的我；当知，在来生中站在高处的人，能俯视在下方的人，并且越高，视野越广；他们不仅能俯视那些人，也能与他们说话。他们由此观察到，我不是出自他们的星球，乃是从远方别处而来；因此他们从那里向我说话，询问种种事，我也回答；其中我告诉他们我是出自哪一颗星球，以及那颗星球是怎样的；随后又说到我们这个太阳系中的诸星球；那时也说到水星或水星行星的灵，说他们游历许多星球，为自己获得种种事物的知识；当他们听见这话时，便说他们也曾在自己那里看见那些灵。

140 我们地球的天使告诉我说，那颗星球的居民与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视觉，因此他们显现于高处；并且他们的视力也极为敏锐。因为他们对应于视觉，又因为他们敏锐地看见下方的事物，所以在谈话中我也把他们比作翱翔高空、敏锐而广阔地环顾四周的鹰；但他们对此愤慨，以为我相信他们在掠夺上与鹰相似，因而以为他们是恶的；但我回答说，我不是在掠夺上把他们比作鹰，乃是在视力的敏锐上。

141 他们被问敬拜哪一位神；他们回答说，他们敬拜可见的神与不可见的神，可见的神是在人的形式下，不可见的神则不在任何形式下；从他们的言语，以及从与我相通的他们思想的观念，确知那可见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他们也称他为主。对此回答说，在我们地球上也敬拜不可见的神与可见的神：不可见的神称为父，可见的神称为主；但二者是一，正如他自己所教导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父的形像，但父与他是一，看见他的就看见了父，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因此那两方面的神性是在一个位格里面。这些乃是主自己的话（约5:37；10:30；14:7，9–11）。

142 随后我看见出自同一颗星球的另外一些灵，他们显现于那些灵下方的地方，我也与他们说话；但他们是拜偶像的，因为他们敬拜一块岩石做成的偶像，形状像人却不美；当知，凡进入来生的人，起初都持有与他们在世上的敬拜相似的敬拜，但渐渐从那敬拜中被除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敬拜都留在人内在生命中成为植入的，若不渐渐地便不能从那里被除去并连根拔出。当看见那事时，告诉他们说，不当拜死的，乃当拜活的；对此他们回答说，他们知道神是活的，而岩石不是，但当他们注视那像人的岩石时，便思想活的神，否则他们思想的观念便不能被固定并确定于不可见的神；那时告诉他们说，思想的观念能被固定并确定于不可见的神，只要确定于主——他在人的形式下是思想上可见的神；如此人能藉着思想与情感，因而藉着信仰与爱，与不可见的神联合，只要与主联合，此外别无他法。

143 那些从高处显现的灵被问：他们在星球上是否生活在君王或国王的统治之下；对此他们回答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统治，他们是分开生活在自己之下，分为民族、家族与家室；又被问：这样是否安全；他们说是安全的，因为一个家族并不嫉妒另一个，也不愿损害另一个；他们对于被问这样的事感到愤慨，仿佛被指控有敌意，或需要某种防备免受强盗；他们说，还需要什么呢，岂不就是有饮食与衣服，并如此满足而安静地生活在自己之下。

144 他们进一步被问及自己的星球，说他们那里有草地、花圃、满了果树的树林，也有有鱼的湖；又有带金羽的蓝色飞鸟；也有较大与较小的动物；在较小的当中他们提到有背上隆起如同我们地球上骆驼的那种；然而他们不以那些动物的肉为食，只以鱼肉为食；此外也以树上的果子以及地里的豆类为食。他们又说，他们不住在建造的房屋中，乃住在丛林中，在那里于树叶之间为自己做成遮雨与遮太阳之热的屋顶。

145 他们被问及自己的太阳，那太阳在我们地球看来乃是一颗星；他们说它显现为火红的，看起来不比人的头更大；天使告诉我说，对他们而言是太阳的那颗星，是较小的星中的一颗，离天的赤道不远。

146 有灵显现，他们与在自己星球上为人时相似；面容与我们地球之人的面容并非不像，只是眼睛较小，鼻子也较小；因为这在我看来多少有些不美，他们说小眼睛与小鼻子在他们那里乃是美。也看见一个妇人，穿着有各种颜色玫瑰的长袍；我问他们在那颗星球上如何为自己制备衣服，他们回答说，他们从草中采集能织成线的材料；然后立刻把那些线排成双重与三重的次序，并用有黏性的水润湿，如此使它有坚固性，再用草汁给那织品染色。也显明他们如何制备线；他们仰卧坐在座位上，用脚趾把那些材料绕成线，再把绕成的线拉向自己，并用手加工。

147 他们又说，在那颗星球上丈夫只娶一个妻子，不多娶；他们生育子女，数目从十个到十五个。他们补充说，那里也有娼妓，但那些人在身体生命结束后成为灵时，乃是女巫，并被投入地狱。

第十二章　论星空深处所见的第三颗星球

148 有灵从远处显现，他们不愿靠近；原因是，他们不能与当时在我周围的我们地球的灵同在；由此我感知到他们是出自另一颗星球的；后来被告知，他们是出自宇宙中的某一颗星球；但那颗星球在何处，没有向我指明。那些灵全然不愿思想自己的身体，甚至不愿思想任何肉体的与物质的事物，这与出自我们地球的灵不同；因此他们不愿靠近；但在我们地球的一些灵被移开之后，他们便较近地前来，并与我说话。可是那时便感觉到焦虑，那焦虑是从氛围的冲突而来的；因为属灵的氛围环绕一切灵与灵的团体，又因为那些氛围是从情感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的生命发出的，所以哪里有相反的情感，哪里便有冲突，并由此有焦虑。我们地球的灵叙述说，他们也不敢靠近那些灵，因为一靠近，他们不仅被焦虑所抓住，也自觉仿佛被蛇捆绑了手脚，若不退去便不能解脱；之所以有这样的表象，是从对应而来的；因为我们地球的灵在最大人中对应于外在的感觉，因而对应于肉体的感官，而这感官在来生中是由蛇所代表的。

149 因为那颗星球的灵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在别的灵眼前显现时，不像别人那样在分明的人的形式中，乃如同云，大多如同掺杂着人的白色的微黑之云；但他们说，他们里面是白的，并且当他们成为天使时，那微黑便变为美丽的青蓝；这也向我显明了。我问他们，当他们在世上为人时，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否也持有这样的观念；他们说，他们星球上的人把自己的身体看为无有，只看重身体中的灵，因为他们知道灵要永远活着，而身体要灭亡；他们又说，他们星球上许多人相信身体的灵是从永远就有的，在成孕时被注入身体；但他们补充说，如今他们知道并非如此，并且懊悔自己也曾持有那样错误的意见。

150 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看见我们地球上的一些事物，并且这能藉着我的眼睛成就时（参上文135节），他们起初回答说不能，随后又说不愿，因为他们所要看见的不过是属地与物质的事物，而他们尽可能把思想从那些事物上移开。然而仍有华美的宫殿被呈现在他们面前，如同我们地球上国王与君王所有的那些；因为这类事物能向灵呈现，并且当被呈现时，显现全然如同真实存在；但出自那颗星球的灵丝毫不看重那些事物，称它们为大理石的偶像；那时他们叙述说，在他们那里有更华美的，那些乃是他们的圣殿，不是用石造的，乃是用木造的。当告诉他们说那些仍是属地的时，他们回答说不是属地的，乃是属天的，因为当他们注视那些圣殿时，所持的不是属地的观念，乃是属天的观念；他们相信死后在天中也将看见相似的事物。

151 那时他们把他们的圣殿呈现在我们地球的灵面前，那些灵说他们从未见过更华美的；因为这些圣殿也向我显现了，所以我能描述它们：它们是用未砍伐的树木建造的，那些树仍在原生的土壤中生长；他们说，在那颗星球上有令人惊叹的高大树木；他们从起初便把那些树排列成行，使它们成为廊柱与走道，并从幼嫩时起便藉着修剪与整枝来调整并预备树枝，使它们在生长时彼此交织并结合，成为所要建造之殿的地面与铺地，并向两侧升起成为墙壁，又在上方弯曲成拱成为屋顶；他们如此以令人惊叹的技艺建造圣殿，高高升起在地面之上；他们也藉着向外伸展并牢固连接的树枝预备登上去的

路。此外他们又以种种方式藉着把树叶布置成种种形状，来装饰那圣殿的内外；他们如此建造整片丛林。但那些圣殿内部是怎样的，不得看见，只被告知说，他们太阳的光从树枝之间的开口进入，并处处透过水晶，藉着那些水晶，光被变成如同虹霓的种种颜色环绕四壁，尤其是青蓝与橙黄的颜色，这些颜色是他们比其余颜色更喜爱的。这些乃是他们的建筑艺术，他们把这些看得比我们地球上最华美的宫殿更宝贵。

152 他们又说，居民并不住在高处，乃住在地上低矮的小屋中，其原因是高处是为在天上的主的，低矮是为在地上的人的；他们的小屋也向我显明了；那些小屋是长形的，里面靠着四壁有连续的床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躺卧；在对着门的那一侧有一处凹入成圆形的地方，前面有桌子，桌子后面有灶，从那灶照亮整个房间；在那灶中并没有燃烧的火，乃是一种发光的木，那木从自身发出如同灶火一般多的光；他们说，那些木到了傍晚显现仿佛其中有炭火。

153 他们说，他们并不过团体的生活，乃是各家分开而住；当他们聚集敬拜时才有团体；那时教导的人在圣殿内行走，其余的人在两侧的廊柱中；在那些聚会中，他们从所看见的圣殿以及其中的敬拜而得着内在的喜乐。

154 论到神性敬拜，他们说，他们承认在人的形式下的神，因而承认我们的主；因为凡承认宇宙之神在人的形式下的人，都被我们的主所接纳并引导；其余的人不能被引导，因为他们思想时没有形相。他们补充说，他们星球上的居民藉着与天使和灵的某种直接交通，受教关于天上的事，他们比别人更容易蒙主引入这样的交通，因为他们从思想与情感中弃绝肉体的事物。我问他们那里的恶人怎样；他们说，在他们的星球上不许人作恶；但若有人思想邪恶并作恶，便有某一灵责备他，并宣告说若他坚持便要死；而当他坚持时，便因昏厥而死；他们星球上的人便如此得蒙保守，免受邪恶的传染。也曾有这样一个灵被差到我这里，与我说话如同与他们说话一样；他此外也在我腹部一带灌入某种疼痛，说他对那些思想邪恶并作恶的人也如此行，并对他们宣告若坚持便要死。他们说，那些亵渎圣物的人受严厉的惩罚；并且在管教的灵到来之前，他们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张开的狮子大口，颜色青灰，仿佛要吞下头，并把头从身体撕开，由此惊恐占据他们；他们称那管教的灵为魔鬼。

155 因为他们渴望知道我们地球上的启示是怎样的，我便说那是藉着出自圣言的书写与宣讲成就的，而不是藉着与灵与天使的直接交通；并且书写能以印刷普及，被各会众诵读并领会，生命便如此得以改正。他们大为惊奇：别处全然不知的这样技艺竟存在。但他们领会到，在这个地球上，肉体与属地的事物被如此喜爱，神性从天不能以别的方式流入并被接受；并且他们若与天使说话，将是危险的。

156 那颗星球的灵显现于头平面的上方偏右处；一切灵都是从相对于人体的位置而被辨认出来的；这是因为整个天对应于人的一切部分；这些灵位于那平面、并在那距离上，因为他们的对应不是与人里面的外在事物相对应，乃是与内层相对应。他们的作用是在左膝上，稍上与稍下，带着某种极为可感知的颤动；这是一个记号，表示他们对应于属世事物与属天事物的联合。

第十三章　论星空深处所见的第四颗星球

157 我又被引领到宇宙中、我们这个太阳世界之外的另一颗星球，这是藉着我心智状态的变化成就的，因而就其灵而言；因为，如先前多次所说，灵从一处被引领到另一处，不是别样，乃是藉着其内层状态的变化，那些变化对它显现全然如同从一处到另一处的推进，或如同旅行；那些变化持续不断地约十个时辰，直到我从自己生命的状态到达他们生命的状态；如此直到就其灵而言被带到那里。我被带向东方偏左，并显为渐渐从水平面上升；也能清楚地观察从先前地方的行程与推进，直到那些我所离开的人不再显现；其间我与同行的灵谈了种种事。同行中也有一个灵，他在世上生活时曾是主教与传道人，也是极为富于情感的著作家；从我对他所持的观念，同行的灵以为他在心里会比其余的人更是基督徒；因为在世上，观念是被接受的，也是根据讲道与著作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生命——若生命并不显露；即使有某种与之不合的生命显现，也仍被原谅；因为关于某人的观念或思想与感知，会把一切都拉向自己的一方。

158 当我察觉自己就其灵而言是在星空中、远在我们太阳世界之外时，（这从状态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连续行程的表象可以察觉，那行程几乎有十个时辰）终于听见灵在某一颗星球旁边说话，那颗星球随后也向我显现；当我靠近他们、谈了一些话之后，他们说有时有从别处来的客旅到他们那里，与他们谈论神，并搅乱他们思想的观念；他们也指给我看那些客旅来的路，由此感知，那些人是出自我们地球的灵；那时便问他们被搅乱在什么事上，他们说是因那些人说当相信神性是分为三个位格的，却仍称他们为独一的神；而当察看那些人思想的观念时，那观念被呈现为并非连续的三一，乃是分立的三一，在有些人那里如同三个位格彼此说话，一个对另一个，在有些人那里如同两个坐着，一个靠近另一个，第三个听见他们并从他们那里出去；并且虽然他们称每一位为神，并对每一位持有不同的观念，却仍说是独一的神；他们大为抱怨，说那些人如此搅乱他们，就是思想三个却说一个，其实当思想如同所说，并说如同所想。那在世上曾是主教与传道人、也与我同行的灵，那时也被察看，看他对独一的神与三个位格持怎样的观念；他代表三个神，却又藉着连续性把他们作成一个；但他把这三一的一呈现为不可见的，因为是神性；当他如此呈现时，感知那时他只思想父而不思想主，并且他对不可见之神的观念，不过如同对自然在其最初中的观念，由此便导致自然的最内层成了他的神性，因而他容易被引导去承认自然为神。当知，在来生中，各人关于任何事物的观念都被活生生地呈现出来，并且藉此察看各人关于信仰之事的思想与感知是怎样的；而关于神的思想观念乃是一切中最首要的；因为藉着那观念——若是纯正的——便与神性联合，并由此与天联合。随后问他们自己对神持怎样的观念，他们回答说，他们不领会不可见的神，乃领会在人的形式下可见的神；这不仅从内在的感知得知，也因为神曾向他们显现为人；他们补充说，若照着某些客旅的观念，把神领会为不可见的，因而没有形式与性质，他们便全然不能思想神，因为那样不可见的事物并不落入思想的观念中。听见这话后，告诉他们说，他们在人的形式下思想神，乃是行得好的，并且我们地球上许多人也这样思想，尤其是当思想主时；古人也不是别样思想的；那时我便述说亚伯拉罕、罗得、基甸、以及玛挪亚

和他的妻子，以及我们圣言中所记关于他们的事，就是他们看见神在人的形式下，并承认所看见的为宇宙的创造者，并称他为耶和华，这也是出于内在的感知；但今日那内在的感知在基督教世界中已经丧失，只留在那些在信仰中的单纯人那里。

159 在这些话被说之前，他们原以为我们这一行人也会在那些想用关于神的三的观念搅乱他们的人之中，因此听见这些话后便喜乐，并说也是神——他们那时称之为主——差遣人来教导他们关于他自己，并且他们不愿接纳搅扰他们的客旅，尤其是藉着神性中的三个位格来搅扰的；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一，因而神性是一，并不是出于三的合一，除非他们愿意把神思想为如同天使，在天使里面生命的最内层是不可见的，他从那里思想并有智慧，生命的外层是在人的形式下可见的，他从那里看见并行动，以及发出的生命，就是从他而来的爱与信仰的氛围，因为从每一个灵与天使都发出生命的氛围，从那氛围在远处便能认出他；至于主，从他发出的生命乃是充满诸天并构成诸天的神性本身，因为它是从他爱与信仰之生命的存在发出的；他们说，如此他们不能不感知三一与一是同时的。听见这些话后，说，这样关于三一与同时为一的观念，是与关于主的天使观念相合的；并且是出于主关于他自己的教义本身；因为他教导说，父与他是一，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看见他的就看见了父；信他的就信父并认识父；又说保惠师——他称之为真理的灵，也称为圣灵——是从他发出的，并不凭自己说话，乃凭他说；藉此所理解的乃是发出的神性。再者，关于三一与同时为一的观念，也与主在世上时生命的存在与显现相合；他生命的存在乃是神性本身，因为他是从耶和华成孕的；各人生命的存在乃是他从之成孕的；从那存在而来的生命的显现乃是形式中的人性；各人从父而来的生命的存在称为灵魂，由此而来的生命的显现称为身体；灵魂与身体构成一个人；二者之间的相似，如同在努力中的与由此而来的在行动中的之间的相似，因为行动乃是在行动中的努力，如此二者是一；人里面的努力称为意志，在行动中的努力称为行为；身体乃是工具，意志——就是主体——藉着身体行动，而工具与主体在行动中是一；灵魂与身体也是如此；天上的天使对灵魂与身体持有这样的观念；因此他们知道，主从在他自己里面的神性——那神性乃是他从父而来的灵魂——使他的人性成为神性。基督教世界中普遍接受的信仰对此也不异议，因为它教导：“虽然基督是神又是人，却仍不是二，乃是一位基督；甚至全然是一，并且是独一的位格；因为正如身体与灵魂是一个人，照样神与人也是一位基督。”因为在主里面有这样的联合，或说这样的一，所以他不仅就灵魂而言，也就他在世上所荣耀的身体而言复活了，这与任何人都不同；关于此事他也教导门徒说：“你们看……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路24:39）那些灵很好地领会了这些话，因为这类事物落入天使灵的悟性中；那时他们补充说，惟独主在诸天中有权柄，诸天是他的；对此回答说，我们地球上的教会也从主升天之前亲口所说的话知道这一点；那时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

160 随后我与那些灵谈及他们的星球；因为当主打开他们属世或外在的记忆时，一切灵都知道这些；原来他们从世上带着这记忆，但除非出于主的美意，这记忆不被打开。那时那些灵论及他们所出的星球说，当获准时，他们便向自己星球的居民显现，并如同人一样与他们说话；这是藉着他们被送入自己属世或外在的记忆、以及他们在世上生活时所持的那样的思想而成就的；那时居民的内视觉或他们灵的视觉被打开，由此他们便被看见；他们补充说，居民那时并不知道他们不是自己星球上的人，直

到他们突然从居民的眼中被挪开时，居民才初次感知到他们不是。我对他们说，古时在我们地球上也曾如此成就，如在亚伯拉罕、撒拉、罗得、所多玛的居民、玛挪亚和他的妻子、约书亚、马利亚、以利沙伯面前，并且一般地在众先知面前；主也同样显现，看见他的人在他启示自己之前，并不知道他不是地球上的人。但今日这事很少发生，其原因是免得人因这类事被迫去相信；因为被迫的信仰——如同藉着奇迹进入的——并不存留，并且对于那些能在非被迫的状态中藉着圣言把信仰种植在他们里面的人，这也将是有害的。

161 那在世上曾是主教与传道人的灵，全然不相信除了我们地球以外还有别的星球，其原因是他在世上曾思想：主只在这个地球上降生，并且离了主无人得救；因此他被带入与灵向自己星球的居民显现为人时所被带入的相似状态，如刚才上文所说，并如此被差到那颗星球上，使他不仅看见那颗星球，也与那里的居民说话；成就这事之后，也从那里与我有交通，使我也同样看见居民，以及那颗星球上的一些事物（参上文135节）。那时显现四种人，但一种接一种相继显现；起初看见穿着衣服的人；随后看见赤身、有人的肉色的；再后看见赤身但身体如火烧的；最后看见黑色的。

162 当那曾是主教与传道人的灵与那些穿着衣服的人同在时，显现一个面容极为美丽的女子，穿着朴素的衣服，有一件从背后得体地垂下的外衣，也披在手臂上；她头上的遮盖是美的，形状如同用花做成的花冠；那灵看见那少女时极为喜悦，与她说话，也握住她的手；但她感知到他是灵，并且不是出自那颗星球的，便从他那里挣脱出去。随后在他右方显现另外许多女子，她们在牧放绵羊与羊羔，那时把它们带到饮水的沟渠，水从某一湖经由小沟引到那里；那些女子也同样穿着衣服，手中拿着牧杖，藉着牧杖把绵羊与羊羔带到水边；她们说，绵羊往她们用杖所指的地方去。所看见的绵羊是大的，有羊毛的尾巴，又宽又长。女子的面容被看得更近，是丰满而美丽的。男人也被看见，他们的面容是人的肉色，如同在我们地球上；但有这一分别：他们面的下部代替胡须是黑的，鼻子比肉色更带雪白的颜色。随后那灵——如所说，在世上曾是传道人——被进一步引领，却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仍在对那女子的思想中，因她而喜悦，这从他先前地方仍显现某种阴影可以看出；那时他来到那些赤身的人那里；这些人显现为两个两个一同行走，乃是丈夫与妻子，腰间围着遮布，头上有某种遮盖；那灵与这些人同在时，被带入他在世上想要讲道时的状态，那时他说，他愿在他们面前传讲被钉十字架的主；但他们说不愿听那样的事，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并且他们知道主是活的；那时他说，他愿传讲活的主，但这也被拒绝，他们说，他们从他的言语中感知到没有属天的东西，因为多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名声与尊荣，并且他们从言语的声音本身便能听见是否出于心；又因为他是这样的，所以不能教导他们；因此他便沉默了。他在世上生活时，是极为富于情感的，以致能极大地感动听者进入圣洁；但那情感是用技巧获得的，因而是从自己并从世界而来的，不是从天而来的。

163 他们又说，他们能感知出自他们本族的那些赤身的人里面是否有婚姻之爱；并显明他们是从关于婚姻的属灵观念来感知的，那观念曾与我相通，乃是这样：内层的相似是藉着良善与真理的联合形成的，因而藉着爱与信仰的联合；并且从那联合流入身体，便产生婚姻之爱；因为凡属于心智的事物，都在身体中以某种属世的形相呈现出来，因而当二人的内层彼此相爱，并也出于那爱渴望一个像另一

个那样意愿并思想，因而就心智的内层而言同时存在并联合时，便呈现为婚姻之爱的形相；于是属于心智的属灵情感，在身体中成为属世的，并披上婚姻之爱的感觉；属于心智的属灵情感乃是对良善与真理以及二者联合的情感，因为凡属于心智——或说属于思想与意志——的事物，都归向真理与良善。他们又说，在一个男人与多个妻子之间全然没有婚姻之爱，因为良善与真理的婚姻——就是心智的婚姻——只能存在于二人之间。

164 随后上文所说的那个灵来到那些赤身但身体如火烧的人那里；最后来到那些黑色的人那里，其中有些是赤身的，有些是穿着衣服的；但这两类人住在同一颗星球上的别处；因为灵能在一瞬间被引领到星球的远处，因为他不像人那样藉着空间前进并被携带，乃是藉着状态的变化（参上文125、127节）。

165 最后我与那颗星球的灵谈及我们地球居民关于复活的信仰，说他们不能领会人死后立刻进入来生，那时就面容、身体、手臂、脚、以及一切外在与内在的感觉而言都显现为人；更不能领会那时他们穿着衣服；并且有居所与住处；这惟独是因为那里大多数人是从属于身体的感官来思想的，因此相信凡他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便不存在；又因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从外在的感官抽离到内层，并如此被提升到天的光中，在那光中这类事物被感知；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灵魂或灵不能有人的观念，只能有如同关于风、空气或毫无形式的气息的观念，其中却有某种生命；这就是为何他们不相信自己会复活，除非到世界的末了——他们称之为最后的审判——那时身体虽然已化为尘土并消散于各风，仍要被带回并与自己的灵魂或灵联合。我补充说，这是许可他们相信的，因为那些从外在感官思想的人，如所说，不能以别的方式领会：他的灵魂或灵不能在人的形式中作为人而活着，除非接受他在世上所携带的那个身体；因此若不说身体要复活，他们便会把关于复活与永生的教义当作不可领会的而从心里拒绝。然而那关于复活的思想也有这一益处：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从这信仰便随之而来：当他们卧病在床、不再像先前那样从属世与肉体的事物、因而不从感官思想时，他们便相信死后立刻仍要活着；那时他们也谈论天，以及死后立刻在那里得生命的盼望，而把关于最后审判的教义放在一边。我又叙述说，我曾多次惊奇：那些在信仰中的人，当谈论死后的生命、以及那些正在死去或已经死去的亲友时，若不同时思想最后的审判，便相信那些人死后立刻仍要作为人活着或已经活着；但这观念一有关于最后审判的思想流入，便变成关于他们属地身体的物质观念，以为那身体要再与自己的灵魂联合；因为他们不知道，每一个人就其内层而言乃是灵，并且是那活在身体及其一切部分中的，而不是身体凭自身而活；又不知道各人的灵乃是身体从之得着人的形式的，因而灵主要地是人，并且是在相似的形式中，只是身体的眼睛看不见，灵的眼睛却看得见；因此当人的灵的视觉被打开时——这是藉着身体视觉的移开而成就的——天使便显现为人；古时的天使便是如此显现，圣言中也有记载。我也曾多次与那些我在世上为人时认识的灵说话，问他们是否愿意重新披上自己属地的身体，如同他们先前所以为的；一听见这话，他们一想到与那身体联合的观念便远远逃走，惊愕不已：自己在世上竟出于盲目的信仰、毫无悟性地如此思想。

166 此外在那颗星球上也看见他们的居所，乃是低矮而纵向延伸的房屋，两侧有窗户，数目照着所分成的房间或居室；屋顶是圆的；两端各有一门；他们说那些房屋是用泥土建造的，用草皮盖顶；窗户是用草茎织成的，织得如此使光能透过。也看见幼儿；他们说邻舍到他们那里来，尤其是为了幼儿，好使幼儿在父母的看顾与照看之下与别的幼儿相伴。那时也显现因即将成熟的庄稼而发白的田地；也显明了那庄稼的种子或谷粒，与中国小麦的谷粒相似；也显明了用那些谷粒做成的饼，是小的，成方块。此外也显现有花的草地；也有结着类似石榴之果的树木；还有灌木，不是葡萄树，却仍结浆果，他们从那些浆果制酒。

167 那里的太阳——对我们而言是一颗星——在那里显现为火焰状的，大小几乎是我们太阳的四分之一；他们的一年约二百日，一日约十五个时辰，相对于我们地球上日的时间而言；那颗星球本身在星空中是最小的之一，圆周几乎不到五百日耳曼里；这些是天使藉着与我们地球上这类事物的比较而说的，那些事物他们是在我里面或在我的记忆中看见的；他们藉着天使的观念作出那些断定，藉着那些观念便立刻知道空间与时间的度量，相对于别处的空间与时间有正确的比例；天使的观念是属灵的，在这类事上远远超过属世的人的观念。

第十四章　论星空深处所见的第五颗星球

168 我又被引领到另一颗星球，那颗星球是在我们这个太阳世界之外的宇宙中，这也是藉着几乎连续十二个时辰的状态变化成就的。同行的有出自我们地球的许多灵与天使，我在那路程或行程中与他们说话；我时而被斜向上带，时而被斜向下带，不断地向右方，这在来生中乃是向南方；只在两处看见灵，并在一处与他们说话。在那路程或行程中，得以观察主的天——为天使与灵所预备的——是何等广大；因为从那些无人居住之处得以断定，那天是如此广大，以致即使有万万颗星球，并且每一颗星球上有如同我们地球上那样多的人，仍永远有他们的居所，并且永不会被充满；这是我藉着与环绕我们地球并为它而有的天的范围相比较而断定的，那范围相对而言是如此之小，以致不及那无人居住之范围的万万分之一。

169 当出自那颗星球的天使灵进入视野时，他们招呼我们，问我们是谁、要什么；我们说是因旅行而来，被带到那里，并叫他们不要怕我们；因为他们恐怕我们是那些在关于神、信仰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上搅扰他们的人中的一些，为躲避那些人他们才迁到靠近自己星球的那一方，尽其所能逃避那些人。被问那些人用什么搅扰他们时，他们回答说是用三的观念，以及用神性中没有人性的观念，其实他们知道并感知神是一，并且是人。那时感知，那些搅扰他们、他们所逃避的人，是出自我们地球的；这也从这一点显明：出自我们地球的人在来生中如此四处游历，是由于他们在世上所养成的对旅行的爱好与愉悦；因为在别的星球上没有这样的旅行；后来确知，那些人乃是修道士，他们在我们地球上曾

以归化外邦人为目的而游历；因此我们对他们说，他们逃避那些人乃是行得好的，因为那些人的意图不是教导，乃是获利并统治；他们先用种种方式力图抓住人心，随后却使人心臣服于自己如同奴仆。此外，他们也不容许自己关于神的观念被那样的人所搅扰，这也是行得好的。

【2】他们又说，那些人还用这样的话搅乱他们：说他们当有信仰并相信那些人所说的；但他们回答那些人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信仰，或什么是相信，因为他们在自己里面感知事情就是如此；他们是出自主的属天国度的，在那里所有人都从内在的感知知道那些在我们这里称为信仰之事的真理；因为他们在从主而来的光照中；这与那些在属灵国度中的人不同。那颗星球的天使灵是出自属天国度的，也可从他们观念所从出的火焰状之物看出；因为在属天国度中有火焰状的光，在属灵国度中有灿烂的白光。凡出自属天国度的人，当论及真理时，所说的不过是“是，是”，或“不是，不是”，并且绝不辩论事情是否如此；这些人就是主所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5:37）因此那些灵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有信仰或相信；他们把这事看为如同有人对同伴说——而那同伴亲眼看见房屋或树木——你当有信仰或相信那些是房屋和树木，其实他清楚地看见事情就是如此。出自主属天国度的人是这样的，这些天使灵也是这样的。

【3】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地球上很少有人有内在的感知，其原因是他们在少年时学习真理却不行那些真理；原来人有两种官能，称为理智与意志；那些只把真理接受到记忆中、并由此多少接到理智中、却不接到生命中——就是不接到意志中——的人，因为不能在从主而来的任何光照或内在视觉中，便说当相信或当有信仰，并且也辩论那些是否是真理；他们甚至不愿真理藉着某种内在视觉或藉着理智的某种光照被感知；他们如此说，因为真理在他们那里没有从天而来的光，而对那些没有从天而来的光而看见的人，伪谬能显现为真理，真理能显现为伪谬；因此那里许多人被如此的盲目所占据，以致即使人不行真理，或不照真理而活，他们仍说人能单靠信仰得救；仿佛人不是出于生命并照着生命才成为人，乃是出于知道那些属于信仰却无生命的事物才成为人。

【4】随后我们与他们谈及主、对主之爱、对邻之爱、以及重生；说爱主就是爱从他而来的诫命，也就是出于爱照着那些诫命而活；对邻之爱就是愿意良善，并由此向同胞、祖国、教会、主的国度行良善，不是为了自己被看见或得赏赐，乃是出于对良善的情感；论到重生，那些蒙主重生、并立刻把真理放入生命中的人，便进入对那些真理的内在感知；而那些先把真理接到记忆中、随后意愿并行那些真理的人，乃是在信仰中的人；因为他们出于信仰——那时称为良心——而行。他们说他们感知事情就是如此，因而也感知什么是信仰。我是藉着属灵的观念与他们说话的，藉着那些观念这类事物能在光中被呈现并领会。

170 我如今与之说话的这些灵，是出自他们星球的北方；随后我被引领到另外一些出自西方的灵那里；这些灵也想察看我是谁、是怎样的，立刻便说在我里面除了恶以外别无所有；他们以为如此便能使我不敢更近地前来；感知，他们对凡到来的人都首先这样说；但回答说，我很好地知道事情是如此，并且在他们里面同样除了恶以外别无所有，其原因是每一个人都生在恶中，因此凡从人、灵与天使如同从自己或自己的固有而来的，除了恶以外别无所有，因为在各人里面的一切良善都是从主而来

的；由此他们感知到我是在真理中，便准许我与他们说话。那时他们向我显明他们关于人里面的恶、以及从主而来的良善的观念，就是这二者如何彼此分开；他们把一个放在另一个旁边，几乎如同毗连，却仍是分开的，却仿佛以不可言喻的方式被捆绑着，如此良善引导恶并约束它，使它不得任意而行，并且良善如此使恶转向它所愿意的，只是恶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如此呈现良善对恶的统治，同时也呈现自由的状态。随后他们问主向出自我们地球的天使是如何显现的；我说他在太阳中显现为人，在那里被太阳般的火所环绕，从那火而来一切光是为天上的天使的，并且从那里发出的热是神性良善，从那里发出的光是神性真理，二者都是从神性之爱而来的，那神性之爱乃是环绕主在那太阳中显现的火；但那太阳只向天上的天使显现，而不向在下方的灵显现，因为那些灵比天上的天使更远离对爱之良善与信仰之真理的接受（参上文40节）。他们之所以问及主、以及他向出自我们地球的天使的显现，是准许他们的，因为那时主乐意在他们那里使自己临在，并把那些因恶灵而被搅乱的事物重新整理——他们曾抱怨那些事；我被引领到那里，也是为使我看见这些事。

171 那时看见一片暗云从高处向东方降下，在下降时渐渐显现为光明的并成了人的形式，终于成了火焰状的光辉，周围有同样颜色的小星；主如此使自己临在于我与之说话的那些灵那里。因着那临在，那里所有的灵便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当他们到来时，良善的与邪恶的便分开，良善的在右，邪恶的在左，并且立刻仿佛出于自己而如此；在右边的，照着良善的性质被排列，在左边的，照着他们当中邪恶的性质被排列；那些是良善的，被留下，使他们在自己中间形成属天的社群；邪恶的则被投入地狱。

【2】随后我看见那火焰状的光辉颇深地降入那里地的下层；那时它显现时而在偏向明亮的火焰色中，时而在偏向昏暗的明亮中，时而在昏暗中；天使告诉我说，那表象是照着那里地的下层居民对出自良善的真理、以及对出自邪恶的伪谬的接受而定的，绝不是那火焰状的光辉本身经历那样的种种变化；他们又说，那里地的下层既住着良善的人也住着邪恶的人，但被妥善地分开，为的是邪恶的人能藉着良善的人蒙主治理；他们补充说，良善的人按着更替被主从那里提升到天中，另一些人接续他们的位置，并如此不断地。在那下降中，良善的与邪恶的也同样被分开，一切事物都被整理归入秩序；因为邪恶的人曾藉着种种伎俩与狡计侵入良善之人的居所，并侵扰他们；那次察访便是为了这原因。

【3】那在下降时渐渐显现为光明并成了人的形式、随后成为火焰状光辉的云，乃是一个天使的社群，主在其中间。由此得知，福音书中论及最后审判时主所说的话——“他要带着天使，在天上的云中，有荣耀有权能而来”——所理解的是什么（太24:30；可13:26；路21:27）。

172 随后看见修道士的灵，就是上文所说在世上曾是游历的修道士或传教士的那些人，也看见出自那颗星球的一群灵，大多是恶的，那些修道士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并诱惑了他们；这些人显现于那颗星球的东方，他们从那里赶走了那些迁到星球北边——上文所说——的良善之人；那一群连同他们的诱惑者被聚集为一，约有数千，并被分开；其中的恶人被投入地狱。也与一个修道士的灵说话，并问他在那里做什么；他说是为教导他们关于主；还教导什么？关于天与地狱；还教导什么？关于凡他所要说之事的信仰；还教导什么？关于赦罪并开关天的权柄。那时便察看他关于主、关于信仰的真理、关

于赦罪、关于人的得救、以及关于天与地狱知道什么，结果发现他几乎一无所知，并且在这一切细节上处于昏暗与伪谬中；并且惟独盘踞在他里面的乃是获利与统治的欲望，那欲望是他在世上养成并由此带到这里的；因此告诉他说，因为他仍是出于那欲望游历到那里，又因为他在教义上是这样的，他便不能不从那颗星球的灵那里夺走天的光，并灌入地狱的黑暗，如此使地狱在他们那里作王，而不是主。此外他在诱惑上是狡诈的，但在属于天的事上是愚钝的；因为他是这样的，随后便被投入地狱。那颗星球的灵便如此从那些人得了释放。

173 那颗星球的灵另外也说，那些客旅——如所说，乃是修道士的灵——曾竭力劝说他们要在社群中一同生活，不要分开并独自生活；原来灵与天使的居住与同住，如同在世上一样；那些在世上聚集居住的人，在来生中也聚集居住，那些分开住在家室与家族中的人，在那里也分开居住；这些灵在他们的星球上为人时，是分开居住的，家与家，家族与家族，如此民族与民族，因此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在社群中一同居住；所以当告诉他们说，那些客旅如此劝说是为了要管辖或统治他们，并且若不如此便不能使他们臣服于自己并作奴仆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全然不知道什么是管辖与统治；他们一想到管辖与统治的观念便逃避，这一点我从同行中留在后面的一个人看出：当我向他指给我所居住的城市时，他一看见便逃走了，不再被看见。

174 那时我与同在的天使谈及种种统治，说有两种统治，一种是对邻之爱的统治，另一种是自我之爱的统治；对邻之爱的统治是在那些分开住在家室、家族与民族中的人中间；而自我之爱的统治是在那些在社群中一同居住的人中间；在那些分开住在家室、家族与民族中的人中间，作统治的乃是那民族之父，在他之下是各家族之父，在这些之下是各家之父；那民族之父，是指家族从之而出、家室又从家族而出的那一位；但他们所有人都是出于爱而统治，如同父亲对子女的爱；他教导他们当如何生活，厚待他们，并尽其所能把自己所有的给他们；他心里从未想到要使那些人臣服于自己如同臣民或如同仆人，乃是爱他们如同儿子听从父亲那样听从他；又因为这爱在往下传时增长，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那民族之父出于比亲生子女的父亲更内在的爱而行；天上的统治也是这样的，因为主的统治是这样的；原来他的统治是出于对全人类的神性之爱。至于自我之爱的统治——与对邻之爱的统治相反——是在人使自己疏远主时开始的；因为人在不爱不敬拜主的程度上，便爱并敬拜自己，在同样程度上也爱世界；那时为了安全的必要，各民族连同家族与家室便聚集为一，并在种种形式下订立政权；因为那爱增长到什么程度，各样的邪恶便增长到什么程度，如敌意、嫉妒、仇恨、报复、残忍、诡诈，反对一切抵挡他们的人；因为从固有——那些在自我之爱中的人所在其中的——所涌出的除了恶以外别无所有，原来人的固有除了恶以外别无所有，并且固有既是恶，便不接受从天而来的良善；因此自我之爱在作王时，乃是这一切邪恶的父；并且那爱也是这样的：缰绳一放松到什么程度，它便冲到那程度，最终每一个这样的人都想统治地上全世界的所有人，并想占有别人的一切财物；甚至这还不满足，还想统治整个天；从今日的巴比伦便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就是自我之爱的统治，对邻之爱的统治与之相差，正如天与地狱相差。但无论自我之爱的统治在社群中——或说在王国与帝国中——是怎样的，对邻之爱的统治在那些人当中仍是有的，就是在那些因对神的信仰与爱而有智慧的人当

中，因为这些人爱邻舍；这些人在天上也是分开住在民族、家族与家室中，虽然是在社群中一同居住，却是照着属灵的亲缘——就是爱之良善与信仰之真理的亲缘——而住；关于此事，出于主的神性怜悯，将在别处述说。

175 随后我问那些灵关于他们所出之星球上的种种事；首先问他们的神性敬拜与启示；论到敬拜，他们说各民族连同他们的家族每三十日聚集到一处，听讲道；那时传道人从稍稍高出地面的讲台上教导他们那些引向生命之良善的神性真理。论到启示，他们说那是在清晨、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中间状态中成就的，那时他们在尚未被身体感官与属世事物所打断的内在之光中；那时他们听见天上的天使谈论神性真理、以及照着那些真理而活；当他们进入清醒时，便有一位穿白衣的天使显现于床边，随后突然从他们眼中消失；他们由此知道，所听见的是从天而来的；神性的异象与非神性的异象便如此被分辨出来，因为在非神性的异象中天使并不显现；他们补充说，他们的传道人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启示的，有时别人也是如此。

176 当被问及他们的房屋时，他们说那些房屋是低矮的，用木建造，有平坦的屋顶，周围有向下倾斜的边檐；前面住着丈夫与妻子，紧邻处住着子女，后面住着婢女与仆人。论到食物，他们说他们喝掺水的奶；那奶是从母牛来的，那些母牛有羊毛如同绵羊。论到他们的生活，他们说他们赤身行走，并且赤身在他们并不羞耻；又说他们的交谈是与家族之内的人进行的。

177 论及那颗星球的太阳，他们叙述说，那太阳向居民显现为火焰状的；他们的一年是二百日；一日等于我们时间的九个时辰；这是他们从我所感知的我们地球之日的长久而能断定的；再者，他们那里有永恒的春与夏，因此田野常开花，树木常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一年如此之短，只等于我们一年七十五日的时间；而在年如此之短的地方，冬天没有寒冷停留，夏天也没有炎热，因此土地不断地如在春天。

178 论及那颗星球上的订婚与婚姻，他们述说：女儿到了适婚年龄时便被留在家中，不许外出，直到出嫁之日；那时她被带到某一婚配之屋，另外许多适婚的少女也被带到那里，并被安置在升高到身体中部的隔板后面，如此胸部与面容是显露的；那时少年人便到那里去，为自己挑选一位作妻子；当少年人看见某一与自己相合、心被她所吸引的女子时，便用手握住她；若她那时跟随，他便把她带到预备好的家中，她便成了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从面容看出心是否相合，原来那里各人的面容乃是心的指标，毫不伪装，也不说谎。为使一切都得体地成就，毫无放荡，在那些少女处女身后坐着一位老年男子，旁边有一位老年妇女，加以看守。这样的地方有许多，少女被带到那里；也有定期，使少年人有挑选的机会；因为若他们在一处看不见与自己相合的少女，便到另一处去；若那时仍没有，便在下次再来。他们又说，丈夫只娶一个妻子，绝不娶多个，因为那是违背神性秩序的。